


第四卷
第三十九期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九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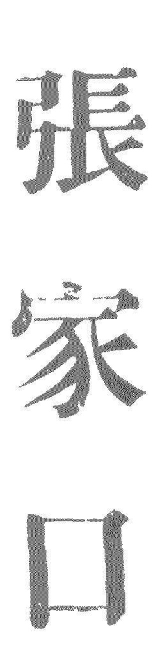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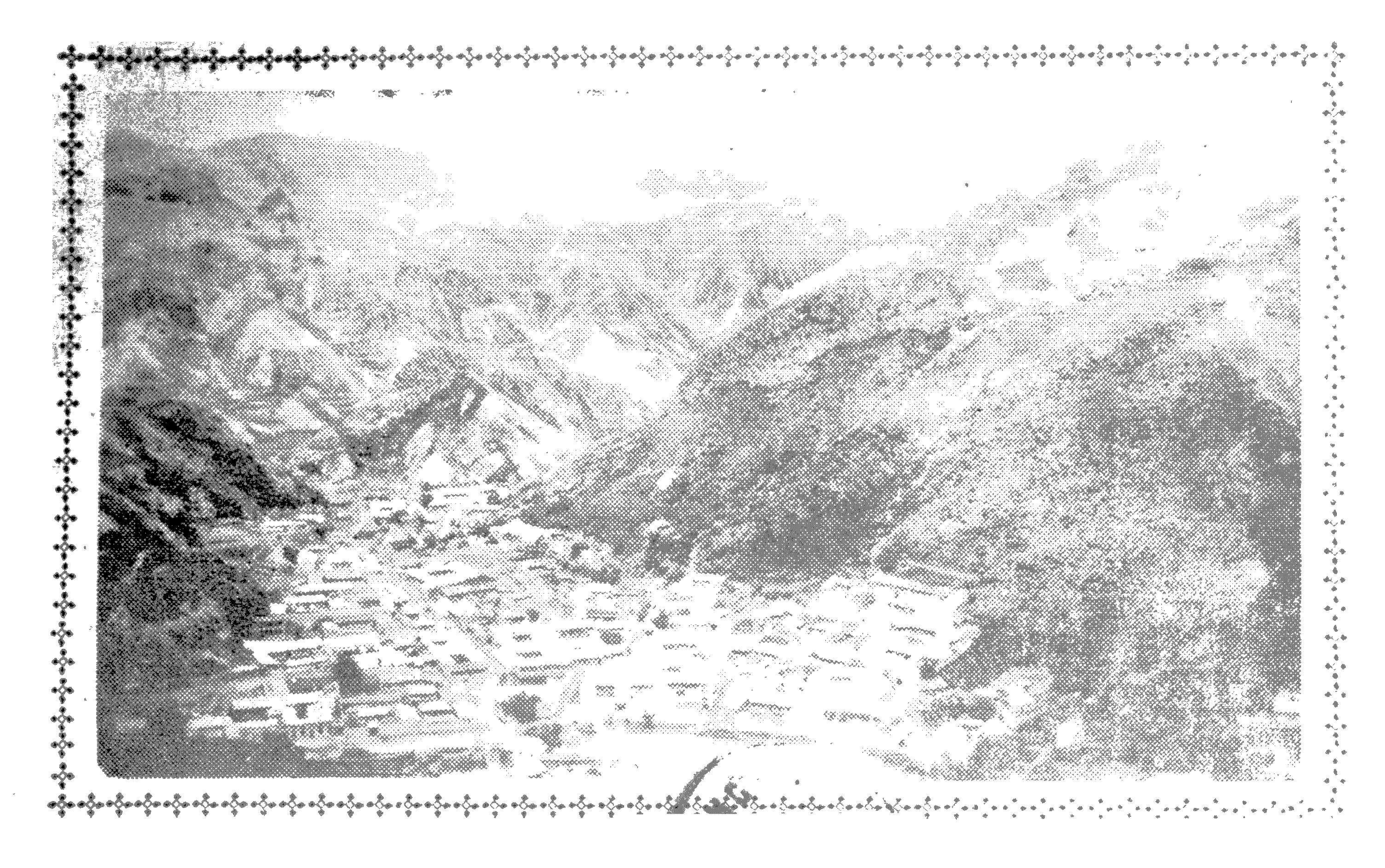
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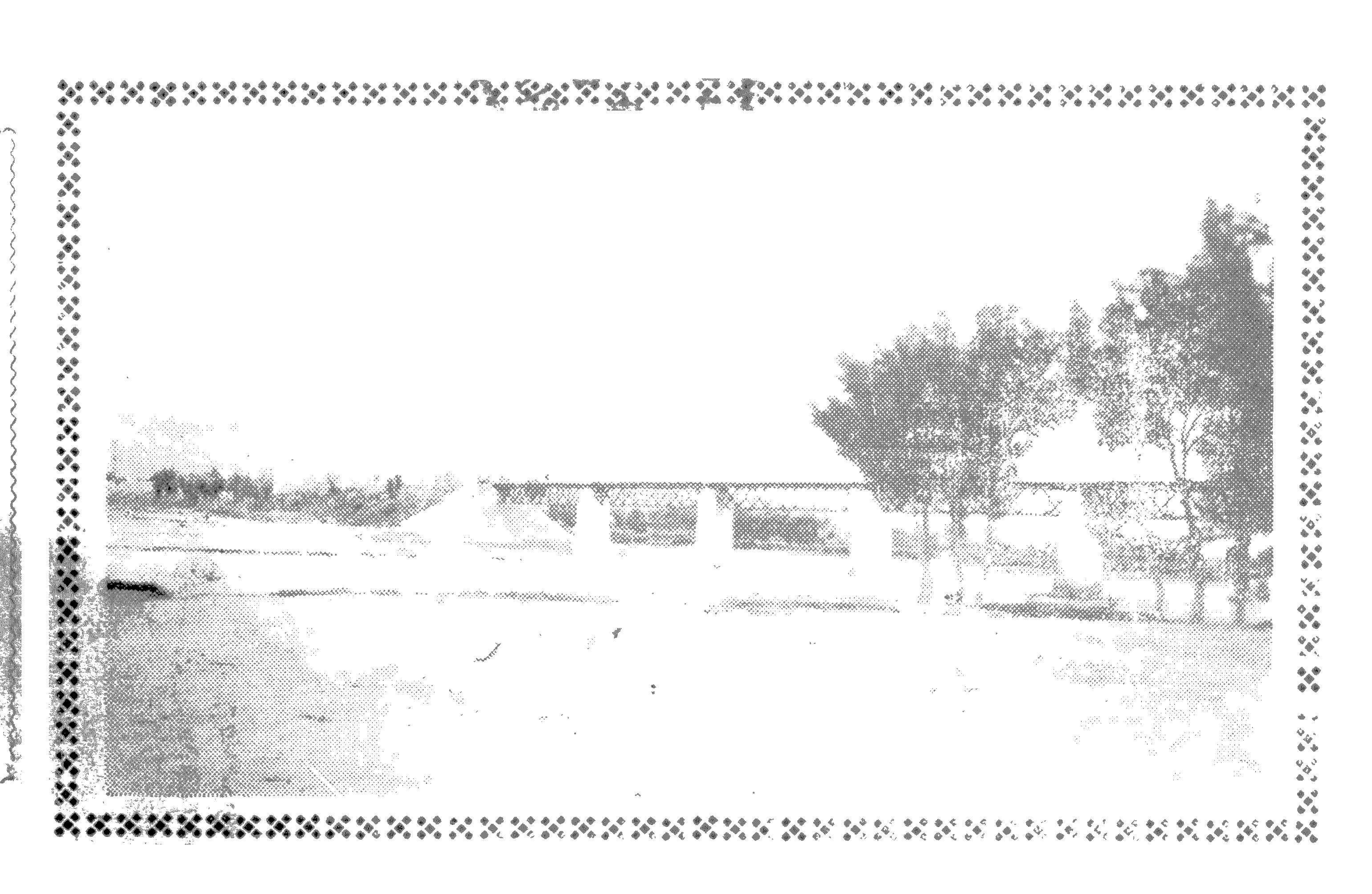


KUOWEN WEEKLY
Vol, IV No. 39 OCTOBER 9 1927

# 戰雲中之張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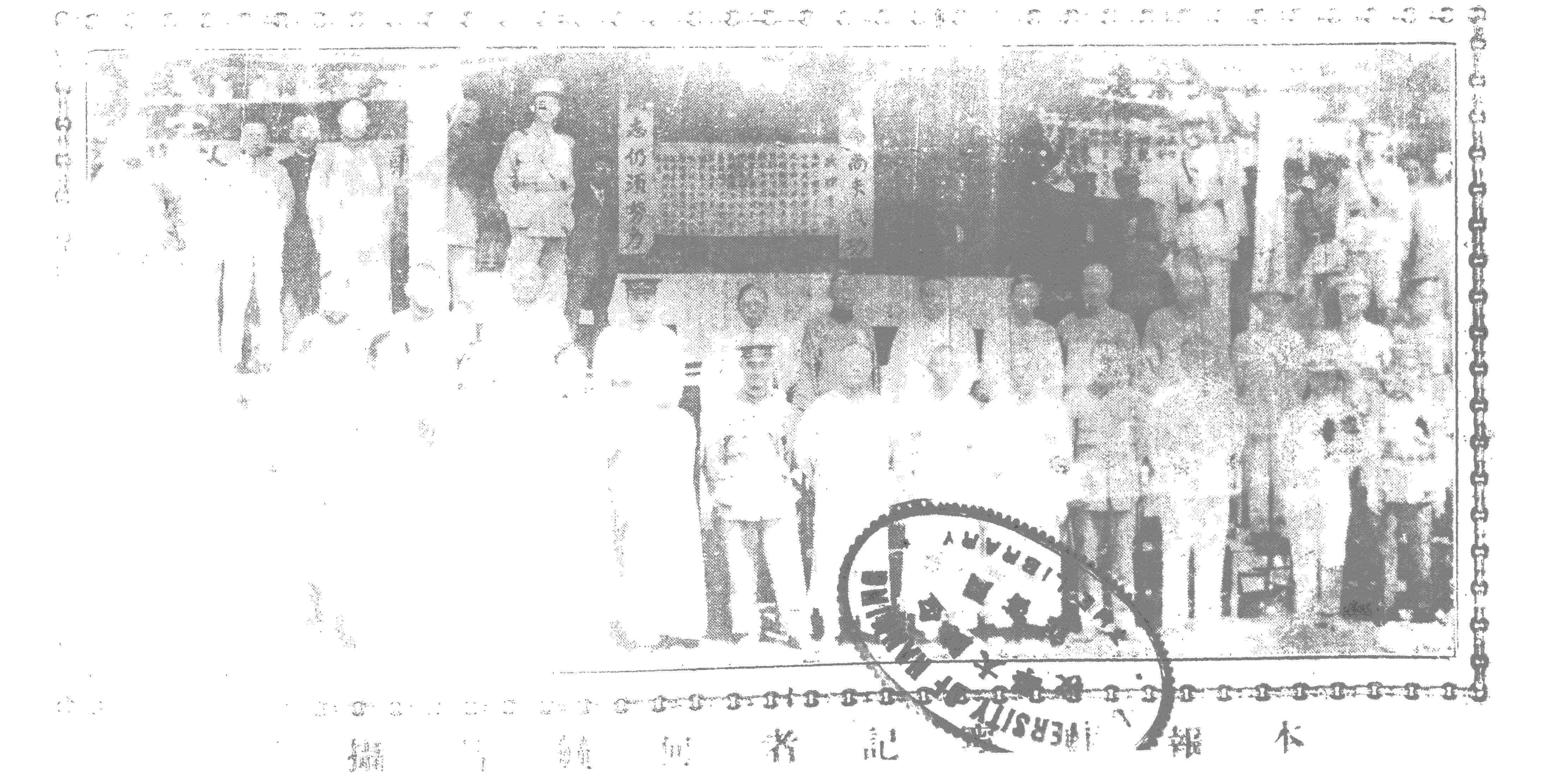




上圖爲張家口之滿蒙交易處　下圖乃張家口羊河鐵橋側影

# 南京國府委員及軍事委員就職

九月二十日





本報特派記者何鏡宇攝

# 國聞週報

## 第四卷第三十九期目錄



徘徊階沿上凝睇牆垣間阿儂何所欲欲買白鳳丸
(江頭人)
種德園著名烏雞白鳳丸
總發行
種德園烏雞白鳳丸善治婦女胎前產後各症凡懷胎胸腹滿頭痛心痛喘悶嘔吐并治難產及小產各症至於產後體虛自汗咳喘小腹痛等症不特調經種子赤白帶下之良藥也
一品每盒一丸洋一元
加料每盒二丸洋一元
雙料每盒四丸洋一元
加料小丸每兩洋五角
單料每盒十丸洋一元
單料小丸每兩洋二角半
英甫 1921



# 俄國經濟現狀之研究

山川菊榮 著
孟年 譯

中國對俄。一般人除惡其宣傳赤化包辦革命之外。對於該國內部情況。知者甚少。然蘇俄在國際間。依然爲主要國之一。中俄接壤。影響尤大。故研究俄情。亦爲亟務。而俄國自身。已在經濟建設時代。其方法與成績如何。在產業落後之國家如中國者雖國體不同。自亦大有參考之必要也。本月日本改造雜誌。載有日人山川菊榮一文題爲「俄國社會主義經濟之發達。」於蘇俄產業狀況。頗有調查。茲譯載如下。要之中國一面應防止破壞之宣傳。同時應努力生產之進步。則此文亦足供國人之參考歟

譯者孟年識

## (一)俄國果投降資本主義乎

「俄國已捨社會主義而投降資本主義矣。」「俄國已向私有財產制度退却。其革命爲徒勞矣」一此種世界資產階級與反動主義者之喝采。自俄國採用新經濟政策以來迄今已屆七載。查一九二三年七月訂結之蘇維埃同盟。於其憲法中曾述「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以來。世界各國。分爲兩壘。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對壘是也。」此種對立容或因俄國對資本主義之降伏而消滅。然此七年間使列國由武力干涉與經濟封鎖之政策。變而趨於正式承認與通商立約之政策。視對俄貿易爲國際市場所不可缺者其動力爲何。而此等變化是否果因徘徊地球表面之赤色妖魔消失之結果。英國政府曾破棄對俄通商條約宣言斷絕國交。同時附加對俄通商取繼續之方針。惟英國政府此種態度不啻宣布資本主義國家虛僞之心情。夫僅破棄通商條約而不肯斷絕通商。是誠資本主義國家之弱點。亦即俄國之優點。職是之故。列强對俄之恐怖愈深。而俄國終不失爲世界市場中列强之一。列國爲維持其在衰微期之本國經濟。遂不得不皆事隱忍與俄交通。而間接的援助其經濟的發達。查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一六年間之英國對俄出口總額。達八千二百四十四萬九千磅。其中一九二三年以後之輸出品。大部分屬於機械。此爲英國計。其對俄貿易。實爲維持其最重要產業中機械工業之手段。同時在俄國方面。爲社會主義經濟之建設與發達計。亦取得促進其基礎的條件「工業化」之過程之實力。由是俄國經濟愈發達。其國內的及國際的地位愈加安定。亦愈爲世界市場所置重。而其安定與重要之增加。又立受世界資本主義陣營之威脅。然吾人對於稱俄國復興係實行轉向

資本主義經濟之資產階級與夫反動主義之宣傳與橫亘彼等胸中之此種現實的對俄恐怖之間之矛盾將作如何解釋而後可。

## （二）新經濟政策後之變化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之革命。舉凡舊俄帝國內之土地。森林。河川。工場交通機關等。一切重要生產機關。改爲國有。次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又將一切商工業企業悉歸國有。而一九二一年之新經濟政策。亦未變更此根本原則。僅按俄國經濟的發達之程度。於適用此原則於生產分配之方法上。承認某種變化。土地依然國有。而將租給個人團體之最長期限定爲十二年。依一九二五年五月蘇維埃大會議決土地出租條件大爲緩和。藉此擴大耕地面積。講求促進農業進步之法。一九一八年之憲法禁止農業傭工。祇許依一家之能力可耕之範圍內之農場使用權。惟在目前俄國幼稚的農業方法。此種限制足阻碍生產力之發達。故改爲仍許農業傭工。因是一般農業之生產力大增。同時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被壓伏之資本家的大農之勞力亦次第恢復。最近俄國共產黨內部反對派之活動。要以此暴發富的農民問題爲中心。其次工業方面基礎的重要事業悉爲國有或依國辦托辣斯及銀公司而經營之。然自一九二一年以來。許可在一定條件之合作公社團體個人向政府承領經營比較不重要之事業。以及小規模工場。而自十八歲以上之男女市民並經允許得從事家內工業及設立小規模工場。復次關於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所禁止之商業。自新經濟政策以來。亦均復活。然國家並非承認個人商業之無限制自由。乃依國立商業團體及合作公社之商業競爭而謀統制私人商業。調節物價。防止投機。保護消費者之利益。至於外國貿易則依然屬諸政府之獨占事業。

夫俄國受封建的小農經濟之支配。而欲於其基礎上。立即建設社會主義之社會。固有未能。然俄國因戰爭內亂及經濟封鎖之關係。陷於極度之疲敝與混亂中。當其須與各國奮戰之秋。關於糧食並其他生活必需品之分配。由國家直接嚴重管理。實有不得已之必要。而當與俄皇並大地主奮戰之間與夫進而與援助國內反動分子之外國武力干涉相激戰之間。小農爲保護其自身利益。亦起而與都市無產者合作。惟至內亂終結後發現國內經濟的復興問題與此封建的小農利害有密切之關係。蓋倘不承認與彼等現時經濟的地位相當之讓步。則生產力之增進與社會主義的社會之發達。終屬無望。然後所謂由封建的小農經濟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之過渡的形式之新經濟政策遂被採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革命第四週紀念日。列寧氏演說中有云。「無產階級之國家。必須爲具有先見而用意周密之「所有者」且爲未來之批發商。否則無產階級之國家不能增高其小農國經濟上之地位。且於現狀之下。捨與資本主義的西歐各國並立一面向共產主義推進而外無他善法。夫所謂批發商者。似爲與共產主義逈不相涉之經濟上一形態。然實際上正所以使無階級國家由小農經濟經過國家資本主義而至社會主義之一種矛盾。蓋個人的利害足以增加生產。吾人縱將其他之事擱置或犧牲。如何代價。亦必努力增加生產。批發商者。經濟的結合幾百萬之小農而誘導之節制之。使成爲種種形態之生產上之結合與團結者也。吾人茲已着手於經濟政策上必要之變更。並於該方面已收相當之效果。而此效果雖爲小部分的。但其事不可沒也」氏之演說距今已六年而此種經濟政策果使俄國之社會主義化實現至何程度。乃本所欲研究者也。

## (三)工業化之發展與生產之增加

欲知最近俄國經濟的恢復。宜先明其當戰爭內亂。武力干涉及經濟封鎖之間。生產破壞之程度如何。歐戰之中。凡熟練勞工及能率最高之分子。悉被動員輸往戰場。俄國當其爲生存獨立而戰之內亂時代亦然。其結果也。工場生產大受打擊。至不及戰前百分之十五乃至十八。蓋工業悉驅作軍需品之生產。致供給一般民衆之工業製品。殆全陷於不能。而供給軍隊市民糧食之農村。亦因未得工業品之供給。極端不肯出售糧食。至有非用强制徵發手段不克奏效之勢。於是都市住民陸續移居可獲食物之農村。而都市人口激減。至戰前百分之三十乃至四十。國內因飢饉與極度之窮乏。疫癘流行。死之踵接。據日諾亞會議之報告。俄國因武力干涉與經濟封鎖產業上所蒙之損害。以戰前貨幣價值計算。達九十二億一千二百萬盧布。其中損害最甚者爲鑛業（二十五億一千八百萬盧布）織業（二十億八千七百萬盧布）及關於農業之工業（十八億一百萬盧布）。若將其損害之性質分類觀之。則由於企業設備及原料之破廢者。佔百分之九。由於生產之節減者。佔百分之八十二。由於資源之破壞者。佔百分之七。由於其他原因者。佔百分之二。

俄國爲恢復其生產力。首以復興工業爲基礎的要義。然俄國農業尚極屬幼稚。除極粗劣原始者外。無使用農具及農業機械者。其在文化程度遲緩之半開民族居住之地。尚有不識金屬農具爲何物。僅用棍棒或木製農具以耕作者。情形如此。故雖土地概爲肥沃。然穀物收穫量不及西歐諸國三分之一。故爲增進生產力而給與此幼稚之農民以金屬製農具計。爲使封建的小農制度進化於大規模社會主義的農業計。則設置供給農具及農業機械之工場。實爲必要。又爲農產物加工之計。工業之發展亦屬必要。蓋工業進步足以刺激使用工業品之重要消費者。同時更刺激供給工業原料品與都市勞工糧食之農民生產力。而增進其購買力。故工業發達足以獲得販賣農產物之市場。農民收入因是增加。農業生產力於是增進。而工業之進步與農業之發展。又以其相互作用有密切之影響。今日俄國工場中。百分之四十七。概從事於農產物之加工。彼歐戰中及內亂時代工業之破壞。較之農業之破壞爲甚。然結果於其生產力之恢復亦極激進。惟因一旦復歸於戰前水平線之後。須行種種完全之新施設。而增進其生產力。故又捨去過去數年間復舊時代之急進的增加生產辦法。而期以穩固的漸進的發展。

自一九二四年五月至一九二五年十月之間。平均國有工業每月之生產量。超過從前二倍以上。一九二四年五月之平均生產量值一億三千二百萬盧布。恰當一九一三年生產總額百分之八十八。又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之一年。其生產總額不過八億五千萬盧布。然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則達三十七億六千一百萬盧布。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更達五十三億三千三百萬盧布。換言之。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六年之間。俄國國有工業增加六倍之生產額。而最後一年間。較之先一年度突增百分之四十二。甚至超過戰前之水平線。夫工業生產力之增進。在國民經濟上佔重要地位。乃顯然之事實。按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間工業產品之價格。佔總生產價格百分之二十七又八。農業佔百分之七十二又二。然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其工業進而爲百分之四十一。農業縮爲百分之五十九。茲將過去四年間之生產比率列表如次。

| 年度 | 國民經濟生產總額（以戰前百萬盧布爲單位） | 工業品百分比（對生產總額） | 農產物百分比（對生產總額） | 生產機關之生產百分比（對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 | 一二、二七二 | 二七•八 | 七二•二 | 五一•七 |
|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 | 一四、六一九 | 三四•八 | 六五•二 | 五二•六 |
|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 | 一八、三〇六 | 三八•二 | 六一•八 | 五四•四 |
|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 | 二〇、一六六 | 四一•〇 | 五九•〇 | 五六•一 |

又過去四年間農工業生產增加率如次

| 年度 | 農業 | 工業 |
|---|---|---|
| 一九二三—二四年 | 六、五% | 三二、八% |
| 一九二四—二五年 | 七、六% | 四八、九% |
| 一九二五—二六年 | 一八、六% | 三七、七% |
| 一九二六—二七年 | 五、三% | 一八、一% |

工業之發達多有待於原料之供給。故增加工業原料品之生產實爲必要。過去三年間。提供於生產原料品之耕地面積與飼養家畜之牧塲面積大見擴張。然因工業之發展比農業過於敏速。致感原料品供給之不足。於是有仰給於外國輸入之必要。如麻棉之輸入皆佔重要地位。假使國內能生產此類原料。則大可運用餘力以輸入機械。而工業生產力因得以增進。此俄政府所以急於謀工業原料品之自足自給者也。

截至一九二三年止。一般的消耗品頗佔俄國入口之重要部分。然自是年以來。似因國內生產力增加之結果。凡製造工業所需之機械漸佔入口中最重要之地位。夫謀供給機械於基礎工業。乃俄國產業政策之綱領。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度。一般工業之生產總額當增加百分之二〇•一。而重要工業可望增加百分之二三•二。農業機械及農具之生產可增加百分之四一•四。及至本年度供給農民之農具及農業機械之數。已超過戰前之百分之一一•八。迄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止。分配於農民間之牽引機(犂鋤)達二萬二千架。因是對於金屬工業之各門類。尤其鐵以外各金屬之生產極爲注意。

其次關於燃料產業亦顯然進步。即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度。煤之產量增加百分之六十三。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更可增加百分之三〇•三。煤油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度已增百分之十七。本年度豫計可增至百分之二三•六。又本年度煤之產量豫計可超過戰前水平線之百分之十四。而煤油可超過百分之十七。於是煤與煤油之增產及因電化政策之結果。其在工業上使用量已減少。大有使兩者之輸出額凌駕戰前之勢。

一九二〇年全俄蘇維埃大會席上。列寧氏最初發表之第一期電化計畫。稱此後十年或十五年間在全國各地方設立總基羅數一百五十萬基羅瓦特之大發電廠三十處。截至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止。其已設立者有十六萬六千基羅瓦特送電能力之發電廠七處。適當全部計畫之百分之十一。又一九二五至二九二六年度之全國發電廠送電量達三十二億五千萬基羅瓦特小時。超過戰前水平線百分之六十七。而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估計有三十九億基羅瓦特小時內外。至本年度若第一期工程完竣。可望有十五萬基羅瓦特送電能力之水力電氣大發電廠在多瑙河畔落成。該發電廠就大工業地方而言。實有重要關係。此外農村地方之電化事業亦顯然進步。當一九一七年之初。所有小發電廠總計僅七十八處。其送電能力亦僅一千三百五十二基羅瓦特。然至今日各農村已建之發電廠計有三百六十處。送電能力爲六千三百五十三基羅瓦特。且於農民從事各種手工業之外。熱心敎以應用電

力之法○又查戰前電氣工業之總生產量值六千五百萬乃至六千八百萬盧布○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度竟超過百分之四十○而在該年度之服務人員比之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工資亦由每月平均七十盧布增至七十五盧布○但生產費則減少一成乃至一成二分○而本年度之純益金○約有一千五百萬乃至一千六百萬盧布左右○又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豫計增加之數○適當前年度百分之二十七○其總生產價格約有一億一千九百萬盧布之譜○列甯氏曾云○「一九二一年內雖不能提辦一大發電廠○然即年或可開設二個發電所○」不料今日電化政策之實際○竟能照其最初計畫進行○斯或出乎列甯想像以外者也○

如上所述大規模之國有工業○其勢固非常發展○而與國有工業並立○受國家補助期增進全國民經濟生產力之小手工業以及私人經營之小工場○亦有相當成績○據中央統計局之調查○一九二六年從事於此等小生產者達三百萬人○其生產總額達二億盧布○又據國家計畫委員會之調查○包含麵粉工業在內之小生產者之生產額○亦當全國工業生產總額之百分之十六●四○其中重要者爲麵粉裁縫等○政府現將此等小生產者從新組織○使其參加消費公社○同時盡力維持其生產品價格○俾得購入廉價原料○然於增進生產力及使物資需給關係之圓滑上極重要之事○斯爲運輸交通機關之發達○當歐戰中及內亂時代○俄國之船隻機車等破壞者極多○兼以西部國境諸民族○受資本主義各國保護之下脫離蘇俄聯邦○致所有鐵路亦隨之失去不少○勞農政府因是急謀整理恢復其既破壞或損失之交通機關○同時另於平原地方新開運河○敷設鐵路○就全領土內成立交通網之計畫○其中認爲最緊急而重要者○即爲橫斷中央亞細亞聯絡土耳其斯坦與西伯利亞之鐵路計畫○

俄國之織物工業目下概由外國供給原料○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消費於該工業之棉花○計二十六萬噸○其中屬於國內產者不過十五萬七千噸○餘則概須由國外輸入○幸土耳其斯坦氣候風土最適植棉○故大事擴張該地之植棉地域○以阻止工業原料品之輸入○但若擴大棉之耕地面積○勢將減少同面積之糧食耕地○故爲供給中央亞細亞民族低廉食品之計○不得不由他處補充○而西伯利亞地方毫無織業原料○而富有穀類肉類木材及其他產品○因之集而成市○而縱貫中央亞細亞之鐵路○即將西伯利亞之產物移往中央亞細亞○同時中央亞細亞之棉花運往西伯利亞○故西伯利亞能有獨立之織業○凡關于布紗等之生產○在某程度內可不依賴其他地方輸入○夫鐵路既如此能使物資之融道圓滑○更能促進文化較高民族移住於從來因交通不便致人口稀少而停頓於未開狀態之中央亞細亞○故於經濟的社會的均足促起急激之進步○此種變化○於政治上亦持有重大意義○中央亞細亞之近代化○其足以直接或間接影響於鄰近之波斯印度以及中國民衆○並能與此等民族運動以更大之刺激○固無容疑○此項新鐵路豫定五年內完工○在半巴拉金斯克地方與西伯利亞鐵路聯絡○一旦完成之後○其重大的經濟上及政治上影響○又不僅關係俄國○勢將及於全亞細亞矣○



# 記南通二奇士

（志政）

陳某者。現年七十餘。少時娶某氏婦。婦極悍。且怨貧。同居無日不詬詈。陳帖伏無或稍違也。厥後妻不安於室。與其隣通穢聲四布。或告之。則曰。妻者。合則留。不合則去。吾不能強彼志也。後竟以妻贈隣。其豁達有如此。中年而後。家道日落。躬耕數畝之田。售蔬菜以自給。陳極儉。衣冠之敝。甚於乞丐。遠近數十里。皆鄙其人。偶值於途。無與立談者。自奉甚嗇。日啖黃麵。自云。三十年來不知肉味矣。有屋三間。中儲雜物殆滿。地無可容足。虛置一巨榻。而自蜷伏於草茅之中。冬夏爨火其旁。不慮其兆焚如也。陳所入不豐。惟年有盈餘。其藏金雜置無定處。或盛於瓦甑。或夾之草堆。任意置之。即陳亦不盡知也。某日。有宵小二人。故設計以盜之。傍晚。一人入告陳。謂村南有遺木。大可半圍。子為我舁之利當均分。陳素渾厚。不虞有詐。欣然同往。另一人則俟其出而入室焉。就草中檢之。得銀若干。陳既往。空無所有。盜詭曰。想已為捷足者獲取矣。歸知中計。一笑置之。綜其一身。無子女。無戚族。無交際。無歲月。無祭祀。其行塡塡。其視顚顚。殆莊叟所謂至德之民乎。

于姓者。生而目盲。家貧甚。其父既死。娶婦以理家事。磨穀以為生。遇人以約。里人皆樂而趨之。生二子。不務所業。于時加督責。繼之以泣。目盲不能識人面。而里中人皆能以音別之。且辨善惡。常笑曰。吾不識人面。而知人心也。記憶力極強。赴市市物。計步而趨無稍訛。最奇者。溪邊有木板。深入河中。近隣資之以滌衣物。于竟能步行其上。汲水為炊。設前後左右差池一步者。則與波臣伍矣。于性純孝。前年。冬夜不戒於火。屋被焚。而老母方襆被酣臥。未之覺也。時火已繞母榻。于急曳之出。被烈燄所灼。母則焦頭爛額。奄奄一息矣。事定。遠近感其孝。餽遺無算。於是又得重振旗鼓。別營新居焉。



# 義大利之新勞工法

素譯

十九世紀末年西歐各國工人生活之最低惡者西班牙而外首推義大利。良以當時義國工業既不發達。政府又不加保護。故資本家乃得犧牲工人以謀己身之利也。其後以勞工運動漸趨發展。義國工會亦極活動。故政府對於勞工生活不得不漸與注意。一八八六年立法規定十三歲以下之孩童不得作礦工及夜工。此蓋為義大利勞工法之發軔。旋復議定婦人亦不得作礦工夜工。一八九八年復通過廠主應為工人設立意外事件保險法案及工人疾病保險與老年恤金法案。一九零八年通過星期日停止工作案。一九一二年設立國家工人生命保險事業。旋復建爭執公斷機關。工會亦獲法律承認。是年義大利施行普選案。工人勢力益復增加。工會活動益烈。然終以立法雖良而不能認真施行。故迄乎歐戰義國工人生活。猶遠不及英德諸國也。

歐戰既終。工人增加而市場反遜。故工潮驟起。失業者比比皆是。暴動頻仍。不可收拾。旋墨索里尼組閣。極力設法整頓。雖工潮漸次平復。工人生活固未有若何進境也。而墨索里尼自執政以來。諸事專斷。對內則扶助資本階級。對外則壓迫弱小民族。誠為資本政府帝國主義之尤。今歲四月二十一日復宣布新勞工法。其目的純在制止工人之反抗資本家。倡勞資合作。而實則目的在制止工人之組織工會以罷工與雇主爭鬭。勞工法一再聲述諸事應以國家利益為前提。而法西底國家則全為一代表資本勢力侵略階級之組織。則其所謂以國家利益為前提毋寧謂之為以資本階級利益為前提。故此法一經公佈。中外譁然。義大利工人或以受法西底鐵蹄之踐。或以為國家虛榮心所激。終為俯首帖然。而莫敢如何。然而法西底勢力迄今雖猶活躍全歐。握義國之政權。行見其崩頹瓦解耳。茲將該勞工法全文逐譯於左。以資參考。

**第一條** 義大利國家乃一精神上政治上經濟上自成一單位之團體。此項精神純由「法西底」組織表現之。義大利國家之目的生命及行動較諸其國民的應為高尚重要。

**第二條** 各種勞工舉凡專門方面學識方面或勞力方面均應認為一種社會責任。且惟此項有社會責任性之勞工乃得受國家保護。故以國家眼光觀察之。此整個的生產機關自成一獨立的單位。其目的純在謀生產之幸福與國力的發展。

**第三條** 職工得自由組織團體。但祇有經法律承認與受國家管理之職工會乃能合法

的代表其工人保護其權利代理其會員工人訂定工作合同向工人徵捐款項並執行其他公共事業。

第四條　在訂立前項公共工作合同生產機關各方面之合作精神由下列事項表現之。即雙方如有任何爭執應和平調解及調解時純以生產利益為標規。

第五條　勞工法院為國家判斷勞工爭執之機關。判斷時以下列各項為標準。雙方已定合同。現行法律及當時勞工情形。

第六條　在經法律承認之職工會中雇主與傭工應有平等地位。並應維持生產與工作時之紀律。公司為惟一之生產機關並代表其一切利益。生產利益既即為國家之利益故公司若經法律承認則成為一種國家之機關。

第七條　私人創設生產機關在『合作的國家』中最為有效率並於國家最為有利益。私人生產組織既為促進國家利益之一種機關。則其組織者對於國家應負經理生產之責任。各生產機關既互相合作故亦互有責任與權利。一經濟事業中之全部工作人員包括專門家工人及受雇者均為該項事業之合作者。但該經濟事業進展之方針則純由雇主負責定妥之。

第八條　雇主聯合會應盡力設法增進生產及減低生產用費。至於一般學術文藝團體亦當聯合以保護及增進藝術科學文學之發展並表示合作之精神。

第九條　若某項經濟事業由私人辦理能力不足或與國家政治利益有密切關係者政府得干涉之。其干涉之方式或為督理或為助理或逕行經理之。

第十條　勞工團體發生爭執時在未經合作機關調解以前不得即行訴諸法律。如係關於工作合同之解釋或施行之個人爭執工會得調停之。但如該項爭執用法律解決時即以普通行政官為審判者。並得由有關係之職工會指派陪審者數人。

第十一條　當工會代表多數工人訂立公共工作合同時必將雇主與傭工關係明白規定之。此項合同祇得由中央監督之一等工會訂立之。合同內關於工人紀律試行期間工資與工作時間均應有明白之規定。否則認為無效。

第十二條　工會之主張合作團體之調解與勞工法院之判決均應擔保工資之足維持適當生活及生產能力並以出品值價為標準。工薪之規定并不受一定原則之限制惟以訂立合同時雙方意願為定。

第十三條　生產各部份應平均担負因產業或幣制意外事件而發生之損失。調和各階級間之利益及各階級與最高生產利益之關係時以經『公司部』Ministry of Corporations 審查後各公共機關中央統計社及經承認之職工會所蒐集關於生產情形勞工情形及貨幣市場之統計為標準。

第十四條　如工資係按件計算且每次清算期間長於二星期則每週或每半月必當有清算之帳目。除規定以外之夜工工資應較日工工資為高。如工資係按件計算則其價格必當使一普通能力勤儉之工人每日所獲在最低工資之上。

第十五條　受雇者每逢星期日有休息之權。訂立公共工作合同應參照現行法則與工藝上之特點施行此項原則並對於地方民事上宗教上之假期表示相當承認。受雇者亦應謹慎尊守工作時間。

第十六條　工人得享受一年中假期仍給與

工資之權利。如該工人在一須要連接工作之職業中繼續不斷的工作一年。

第十七條　在須要連續工作之職業中如工人中途死亡或不因該工人之失誤而致不能繼續工作時該工人得要求與其工作年限成比例之賠償。

第十八條　在須要連續工作之工廠中如廠主易人工人合同仍繼續有效。且如工人在某一期限內患病原有合同亦仍繼續有效。並不得因國家徵兵之故取消工人工作合同。

第十九條　凡不遵紀律擾亂工廠秩序之工人按照其罪行之輕重得處以暫行停止工作或立即開除之懲罰或科以罰金。關於適用本條之事件另有詳細條例。

第二十條　新被雇工人在某一時期內為試工時期在此試工時期雇主與工人雙方均得自由辭退。至其工資則按實際工作時間計算。

第二十一條　公共工作合同亦適用於家庭工作。工人關於家庭工作之衛生清潔狀況政府另訂條例公佈之。

第二十二條　失業或不失業各種狀況乃生產及工作情形之一種複雜的表示。祇有政府乃得考察及管束之。

第二十三條　公司機關管理一切基於平等原則之介紹職業所。雇主如須要工人時必須在已向介紹職業所註冊並為法西底黨員或法西底工會會員之失業者中選擇之。選擇時以工人註冊時期之暫久之準。

第二十四條　職工會應用擇選工人方法以增進工人技術能力與道德觀念。

第二十五條　公司機關應督促各工會會員遵守防禦危險法並監督其工作。

第二十六條　雇主工人應同時同等盡力設法防止意外危險事件之發生。政府公司機關與工會應聯絡一致設法以防止之。

第二十七條　義大利法西底國家極謀下列事項之完成。(一)意外災難保險之改善。(二)改善並擴充孕母保險。(三)設立職業疾病與肺癆之保險並增進各項疾病保險。(四)改善失業保險。(五)採取一種為兒工之捐欵的保險。

第二十八條　工會得以行政或司法的方法保護其會員關於意外災難保險及社會保險之權利。公共工作合同中在可能範圍內由雇主傭工及政府共同聚蓄一種補助患疾病工人之基金。該項基金由前三者代表及公司機關經營管理之。

第二十九條　職工會有補助其代表之工人之權利與義務。並須直接履行之。如非一般普通性質之事件工會不得轉託其他團體履行此項職務，

第三十條　職工會有負責教育訓練之義務而尤以該會等之代表之職業教育為最要。職工會並應極力促進『多波拉維羅』運動(Dodolavoro Movement)為義大利全國一種組織提倡男女工人工作後有娛樂教育機會及受其他有益輔助)及其他教育事業。

譯者按原文語氣殊難以漢文迻譯。故此篇純以原文意旨為重并不求其字合行同。惟謬誤在所不免容後參照再行更正。



# 長背心的發明家

（恨）

婦女們穿着的衣服。總是爭奇鬬艷。什麼旗袍啦。長馬甲啦。中西合璧的折衷式外衣啦。總是五光十色。令人目炫神迷。但是未免可惜有點『貴族化』。我以爲比較的具有『到民間去』的色彩的就要算長背心。(又叫做旗馬甲)試看一般婦女們。無論老的少的。村的俏的。大多數都是穿着長背心。可知長背心勢力的偉大了。因爲這種服裝。那些大家閨秀。固然不吝惜十來塊錢特製一件絲織品。至於那些小家碧玉市得那些一塊錢三四碼的花布。也就可以縫製了。而且這樣花布縫製的。穿起來也很美觀。只因他是穿在。衣服外面的。一年四季也都用得着。所以秋季的女子服裝。自然也可以採用這種形式。不過說起他的起源。還是很少人能够曉得。

據說。長背心的發明的。本來是海上一個很講究服裝而又經濟困乏的少婦。因見他的丈夫有一件簇新的窄長衫。那時早已不合時宜。也就用不着了。如見棄了。以爲不免太可惜。當下忽然妙想天開起來。竟把兩隻衣袖剪去。改造一件自己長背心。那時因爲新式的緣故。穿起來。倒也漂亮不過。一般婦女們見了。一時爭相效尤起來。過不多時。也就成了風氣。差不多個個婦女。都採用這種服式。一種非常流行的時裝。這個女子眞不愧爲一個經濟服裝的發明家呢。



# 寧漢國民政府與黨部合併後重要文件

記者

## （一）蔣介石告別黃埔同學書（九月二十日）

各位同學諸君：

我這次去職的理由。以及去職以後的願望。已很誠摯的陳說於全國同胞同志之前了。你們當然都已明瞭。但是我還有特別要對你們說的話。我追念我們黃埔光榮的歷史。總理遺交給我們的使命。我反省我們個人錯誤的行爲。我推想我們同學狠危的前途。今後的努力應當怎樣。都使我有許多話不能不同你們直說。而且在你們的中間。或者有因我的去職而疑懼沮喪的。在我的責任上。更不能不指示你們一條最正確最光明的大路。我篤愛你們出於至誠。我深信你們必能接受我的藎言。

國民革命的歷史。我們黃埔已佔有最光榮的一頁。這是任何人不能抹煞的。翦除陳逆。肅清東江。討平楊劉。統一全粵。我們黃埔同學每一次戰役都作了中堅。不知犧牲了多少生命。「黃埔」這兩個字。從此震動了全中國全世界。使軍閥與帝國主義者都聽着發抖。去年七月由廣東出師北伐。未及數月。打倒兩大軍閥。奠定長江流域。這豈是偶然的事。回想本校開學的那天。總理親來教導我們。說明開辦本校獨一無二的希望。是從新創造革命的事業。成立理想上的革命軍。挽救中國的危亡。就過去的歷史來看。死了的黃埔同學。確無愧爲總理的信徒。因爲他們確已做到了以一當十。以一當百。不爲成功。便當成仁的教訓。黃埔莊嚴璀璨的歷史。全部是我們已死的同學用碧血染成。我們自己不去污玷他。別人是決不能用手來抹煞的。總理所希望的創立革命基礎。挽救中國危亡。我們同學果能發揚光大這過去的光榮歷史。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但到了現在。我們已不能再諱言失敗了。我們更不能把失敗的責任專歸於他人而寬恕了自己。我們同學應當一致反省。何以一往無前的勝利中。會造成不可挽救的失敗呢。第一個重大的原因。當然是全體同學意志不能統一。精神不能團結。不顧團體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氣。同室操戈。自相殘殺。這是我們最不幸的一點。但如果把違背總理主義的一小部份共產黨的同學。淸除出去。而其餘大多數都能很精誠的爲主義奮鬬。我們仍是不會失敗的。可是淸黨難。淸心更難。從前總理教訓我們說。「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從自己心中革命。自己能在心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在本校研究了軍事學。將來還是不能成革命軍。做革命軍的事業。」你們返躬自問。「能否先從自己心中革起。在心理上革命呢。」就你們的大多數講。我敢斷然代作否定的答案。你們在校的時間都不滿一年。所得的軍事學識還很有限。經驗尤其缺乏。却都龐然自大。目

空一切。四期學生不屑做連排長。三期二期的學生不屑做營連長。使得現在第五期學生幾乎沒有工作可做。困苦失所。這些結果是那一個造成的。這自然是我個人要負責任。但是第四期以前同學亦不能辭其責的。你們要想着十年前保定軍官學校的畢業生。到今天還有當着排長呢。你們這樣的輕視下層工作。愛做上級官長。無論是出於好高騖遠的虛榮心。抑或由於升官發財的劣根性。都足以斷送你們自己的生命。妨碍中國革命前途。因爲由這一個惡因。可生出無量數的惡果。驕傲奢侈。放縱。貪污。詐僞。浪漫。不守紀律。不知責任。——切新舊官僚的惡習慣。都將叢集於你們的身上。黃埔學生這個名詞。現在不獨不能動人敬愛。幾乎、使人聽着了。懷恨。這些嫌惡毀謗我們黃埔學生的心理。固然不能說全沒有私人感情的好惡作用。但是現在帶兵的同學。尤其是做政治工作的同學。大多數都不能像從前與士兵同甘苦。與民衆相親愛。刻苦耐勞。研究學問。祇求自己物質上的享樂。在學校時代的革命精神已喪失淨盡。古語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又說。「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黃埔學生所處的環境。即使大家都能兢兢業業。努力工作。尚恐不自覺的犯了罪惡。受人疑忌譏笑。何況你們自己先喪失了革命的志氣。祇計較官階的大小。金錢的多寡。呢。從前總理勸勉我們同學。說廣東舊有的軍隊不能算做革命軍。因爲『那些人在沒得志之先。爲了生計困難。都是要來革命。到了後來。稍爲得志。便將所服從的什麼革命主義。都置之九霄雲外。一概不理。』我萬想不到這些話是將爲你們寫照的。從前在廣東的軍隊。也曾爲一世之雄。但是而今安在。祇知自私自利。不知救國救民的軍人。決無倖免滅亡之理。你們自問有無與從前廣東軍隊的官長相類似之處。有無稍爲得志便忘却主義的傾向。如果是有的。就無怪現在的失敗了。

革命軍人不怕失敗。祇怕墮落。我們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過失。而用決心去改正他。那失敗便是成功之母。總理在本校開學日所講的。「我要把以前的成敗當作一場大夢。一概不要回顧他。從今天起。重新創造革命的基礎。成立一種理想上的革命軍。」總理又講。「我們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從今天起。立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祇是一心一意的來革命。」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我今天對於你們。把總理最親切的遺訓。重新提出。希望你們也把以前的虛榮當作一場大夢。從今天起。重新立定志願。一生一世不存升官發財的念頭。打破了升官發財的心理。便可切切實實的去找下層工作。來挽救我們現在的失敗。升官發財不是人人可以得到的。因而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種種罪惡由此造成。下層工作却是人人可以努力的。而且努力一分。即於自己。於社會。都有一分利益。你們的軍事學識。按照普通的程序。嚴格、的說起來。本祇可以充當一個軍士。現在你們如果立定志願。從軍士做起。第一軍本是由黨軍擴充成立的。是我們黃埔的基本軍隊。你們便可以到第一軍去充當軍士。把我們的基本軍隊重新整頓起來。亦不僅第一軍。只要你們能守紀律。耐勞苦。革命前輩都一定會收容你們的。凡是友軍。三民主義的忠實同志。都要同他們很誠懇很親切地聯合起來。共同奮鬪。不使革命戰線分裂。這點也是很要注意的。我們革命黨對於一切革命勢力。都要團結起來。我們只應問人現在是否革命。不必問人從前什麼派系。保定學生。原是黃埔的先進。並且你們所得的學問。皆由保定與士官學生教授而來的。凡是教師。祇患學生不肯上進。決無妨礙學生革命之理。現在同學中。或有以爲保定學生要排擠黃埔。而且你

們年少氣浮的人。有口無心。形之言語。這種逆臆與猜疑。不惟於革命無益。且適中野心家離間我們革命勢力的毒計。這保定與黃埔的口號。明明是野心家提出來的。要使我們黃埔教官與學生不能團結。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勢力自相分裂。然後野心家能從中操縱。以謀害我革命。至於黃埔對保定學生有無歧視的事實。只看過去與現在第一軍上級官長出身保定者的多寡。就可不言而明。這是野心家無論如何不能挑撥的，你們要知道。今日革命的基本勢力。要想維持。要想發展。就要先曉得學生不可無教師。黃埔不可無保定。所以對於保定先進。無論他有否教過你們。你們總要尊敬他。不可稍有一些懷疑之意。你們能夠如此。無論在第一軍或其他各軍。以我們黃埔的革命犧牲精神。再加以最初的親愛勤敬的風尚。是沒有人不歡迎的。如果你們能再進一層願意去當士兵。那就更好了。越是兵士。越可盡革命的責任。做了一個兵。便可以拿一桿槍。實實在在的去打敵人。這話是我從前常常對你們說的。我們的同學綜合起來。現在已有一萬多人。有一萬個眞能革命的兵士。拿着一萬桿槍去一致殺敵。革命便可以成功。總理曾對我們說。『如果人人都能以死爲幸福。便能用一百人打一萬人。用一萬人打一百萬人。假如我們現在有一萬人的革命軍。馬上就可以完成革命。』現在號稱革命軍的豈止一萬人。但因爲一般人。也以升官發財爲目的。不能以死爲幸福。所以革命依然不能成功。如果你們個個人都能取消升官發財的心理。肯去當兵殺敵。不是馬上有了一萬人的革命軍。馬上就可以統一中國嗎。或者有些同學因爲體質和別種的關係。不願去當兵或做軍士。但祗要他願意做下層工作。這個問題也使容易解決。進工廠去做工也可以。回鄉里去種田也可以。到小學校做教師也可以。一方面做工作。一方面做宣傳。還可以調查社會情形。認識民間苦痛。聯絡各地民衆。研究羣衆心理。如能到各處敵人方面去做苦工。當小差。更是有益。對於各地青年。更要時時接近。懇切聯絡。務使全國青年皆爲革命的黃埔化。一個人果能耐勞耐苦耐貧窮。總不怕沒有路走。但是無論到什麼地方。年輕的人。言語總要謹愼。行動總要穩重。你們能從下層工作做起。則一切驕傲。奢侈。放縱。浪漫的惡習。皆可革除。而做事練兵。也自然會有統系和條理了。中國人的事業大都辦不好的原因。除了無團結力。無學問以外。最大的毛病。還是辦事不講究科學方法。事事無統系。處處無條理。在上位者躐級升進。對於下層工作全不明瞭。不能盡他監督的責任。在下位者甘自暴棄。對於本身工作不感興趣。祗以敷衍塞責。因之上下泄沓。苟且相習成風。秩序凌亂。怪象百出。你們以後作事。必須注意統系與條理。但最重要的還是從下層工作切實做起。循序漸進。處處留心。事事盡責。能從最淺最低的地方努力。方有成就大事業的希望。你們今後的成敗。就全看你們能否誠心誠意的去做下層工作了。

你們如果因爲我去職而起了恐慌的心理。以爲從此將失所蔭庇。無工作可做。甚或以爲我已拋棄了你們。置你們的前途於度外。那眞是莫大的錯誤。你們都在青年時代。精力正強。曾受教育。祗要不貪懶，不墮落。何患無工作可做。關於這一層，我在上面已懇切地說明了。有革命精神的人。第一要有獨立自動的勇氣。不可稍有依賴根性。第二要有團結力。忍耐性。革命不能無領袖。但是要領袖來指導革命的理論和工作。不是靠領袖來解決個人生活問題的。如果一般同志都要靠領袖謀生活。不消說做領袖的將窮於應付。就算他眞有能力滿足大家的慾望。也祗是增長了大家的依賴心。我覺得你們似乎太依賴我。有的不怕做壞事。以爲

有校長在。上級官長的懲罰是無足介意的。有的不怕放棄職務。以爲無論如何。校長總有工作給我們做的。你們果眞這樣想。我眞是害了你們了。我們革命的目的。大之求主義的實現。謀民衆的解放。小之爲青年們開闢一條正確的道路。使他們都能爲革命努力。現在連這最小的目的也不能達到。反養成了青年的依賴心。實在是最可痛心太息的。我在這一年中。幾次想要辭職不幹。都因爲顧慮你們而遲疑隱忍。我常常自問。『我如果放棄不幹的時候。我的學生和一般部下。如何安置。』但是到了現在。我實在是力竭聲嘶。再不能維持了。我不去職。不祇是增加我們黃埔環境的危險。而且終不能激發你們獨立的意志。你們的依賴心將愈弄愈深了。我今天所指示你們的。正是一條最正確最光明的大路。你們每個人都是可以努力前進的。我此次辭職、不得不承認是我們革命最大的失敗。但是這失敗的原因。決不是軍事失敗。根本上是本黨幹部破產。而你們新的青年黨員又接續不上來。不能組織強健的幹部。輔助領袖。來破除革命一切障礙。這是第一個失敗原因。至於第二個失敗原因。是政治的失敗。政治既無組織。又不能確定方針。而經濟亦沒有統盤的計畫。這些結果。根本上還是幹部人才缺乏。重心不定。這是我個人不能辭咎的。亦可以說南京政府的失敗。完全要由蔣介石一個人來負責的。你們有許多不明白內容的。皆說我此次辭職。是放棄職責。對於革命。是有很大的罪惡。這照普通常理說起來。我是不能不承受的。但是你們要知道。這次革命的方法。根本上已經是錯誤的了。如果我不辭職。不能跳出現在這個環境。革命斷無徹底成功的希望。就是掙持到底。我可預料將來最好的結果。亦不過做幾個軍閥的掌櫃和政客的傀儡而已。徒然牽累了一般同志。萬不能依照建國大綱實現三民主義。如吾人初志所期望的國利民福。再不然。亦祇多犧牲一些人民的財產。與你們青年將士的生命而已。你們還不知道。根本上造成了的錯誤。如果不從新做起。那不單是不能徹底成功。而且一定是愈弄愈錯。亡國滅種的慘禍。或將由此而起了。我所以情願此時承受放棄職責之罪。以爲將來圖報黨國之地。萬一我從此死了。那就不必再說將來革命歷史上爲功爲罪。我亦管不了這許多。如其不然。那我自信中國革命在我們大家手裏。必有徹底成功的一日。我記着民國十一年八月九日由廣州到香港船中。總理與我所說的一段話。今天特地同你們提一提。我當時因爲陳逆叛變。本黨失敗。革命似乎無望。故對總理說了許多牢騷話。總理當時就對我說。『你今年只有三十餘歲。最少還可以做三十年革命事業。就是我最少亦可以繼續奮鬭十年以上。既有如此長的歲月給我們革命。豈有不成功之理。你不要灰心。以後你到俄國。我到歐美。先要在國際上做成功一個形勢。不到十年。中國革命必可徹底成功。』我想起這番話。以及今日的結果。我更欽佩總理的眼光與計畫的遠大。可惜當時總理因爲國內種種方面牽制。被一般假革命的環境包圍迷惑住了。使總理不能照預定計畫實行。到歐美去在國際上工作。我當民國十二年時。竭力主張總理不要在廣東。趕緊跳出那個惡劣環境。總理亦以爲然。但終於被環境包圍不能進行。我今再不能爲現在環境所誘惑。所以我決心丟了這個不徹底的根基。打破現在惡劣的環境。而且我由此次失敗的經歷。更覺到自己缺少政治的經驗和學識。什麼設施。都沒有一些根底。自知淺陋。貽誤黨國。所以決心要去遊歷各國。至少要研究五年以上的政治經濟學。從前總理完成他的三民主義。即在他蟄居歐洲的那幾年中間。革命的事業是遠大的。我不敢自比總理。我却願學總理的一生革命一生

讀書。我希望你們也不以自己所學的為滿足。而希望你們修養人格。養成一個幹部人材。及研究政治經濟與高等軍事學問的心思。比希望什麼還要急切了。你們的軍事學識是不够用的。軍人不懂政治經濟是一定要失敗。你們必須要多讀書。多研究。多做下層苦工。你們個個人能學總理。中國革命成功纔有希望。還有鄧悌同志等來信。說自我下野以後。反對者謗毀譏笑。無所不用其極。不單要抹煞我們革命歷史。而且要汚衊我們革命人格。使我們沒有立足的餘地。你們聽着極為憤激。這是你們沒有受過挫折和失敗。不知道革命究有如何艱險困難。所以要如此動氣。我們反省這幾個月政治的現狀。實在是太不行了。我們的缺點太多了。不能不由人來反對。這是不可專怪他人的。祇要問我們本身有否盡忠於革命就是了。這過去四個月中間的經過。我可以略略同你們說一下。當時共產黨雖是打倒了。但尚未淨盡。北方軍閥時來窺伺。武漢軍隊又來搗亂。而外交上又時時發生不良的影響。在如此險象中。對於內部政治的整理。自然不免疏忽。不能事事躬親注意周到。猶幸上海一般熱心志士。對於經濟方面。尚能竭力籌措。不要我個人担憂。否則是更加困難。不能支持到這個時候了。你們要知道他人反對我們。攻擊我們。譏笑侮辱我們。這皆是意中必有之事。因為世人往往以平時眼光。來批評革命時代的政治。而我革命同志自己不能團結。又往往授人以隙。回憶辛亥年總理主張親自北伐。澈底剷除北廷。乃以左右阻止。不能貫澈主張。卒使袁世凱投機而起。本黨革命於是完全失敗。袁世凱逆跡暴露。總理欲親赴南京討袁。乃左右既不贊成其赴寧。又不肯負責。遂至有人認賊作父。主張以岑春煊為首領。其後總理興師護法。橫被阻撓。而岑春煊投機又起。革命又遭打擊。當袁世凱反革命時代。一般人反贊成袁世凱而反對總理。岑春煊假革命時代。一般人又歡迎岑春煊而攻擊總理。他們反革命假革命的只利用社會苟且偷安的心理來做沽名釣譽的勾當。弄得國家人民奄奄一息。永無澈底改革之望。所以民國元二年和六七年之間。總理受袁世凱岑春煊等詆毀攻擊。眞可以說是體無完膚。一般黨員亦非常憤憤不平。當時總理只說『如果我們為一時毀譽榮辱所動。那就不算是革命者了。』這一句話。我們今日所受的侮辱。實在不及總理當時所受的十分之一。我們應知總理革命未成。皆由本黨內部不固。違反領袖意旨。其左右亦不能服從命令。此為總理生平最痛心之事。我們及今追悔。尚恐無以對總理。若再不澈底覺悟。則以後投機而起者。不知有幾輩袁世凱岑春煊。本黨忠實同志犧牲之代價。適為投機派野心家借本黨之名。以行其消滅本黨反抗革命之實而已。撫今思昔。我們所應憬然醒悟者。乃中國革命的成敗。而非個人一時的毀譽。誰是總理的叛逆。誰是本黨的敗類。誰是亡黨。誰是賣友。這些是非功罪。皆要待百年以後的歷史來斷定的。我們只要誦讀孟子的『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一段。一方面自然心平氣和。無所憤恨。一方面也就不能不朝夕惕勵。繼續努力了。我去國之後。或許反對者的詆毀。你們所受的侮辱比現在還要厲害。亦未可知。但是我們是革命者。只要於革命事業無損而有益。一切恥辱。皆要忍受下去。古人說。『吃一塹。長一智。』又說『不受挫折。不能成功』。安知我們此次的失敗不是成功必經的階級呢。現在我就要離別你們了。我對於過去的事。神明泰然。別無愧怍。自亦無所牽掛。惟出年去師北伐以來。對於已死將士的尸骨未能安葬。在廬山與南京兩處墓地。雖已勘定。而未能如黃埔墓基由我親自修築。還有已死將士的遺族。也不能於戰後照定例撫恤。這都是我朝夕不能忘懷的。

我身雖在野。終要設法完成這兩件事以償我平生未了之願。除此以外。則第五期同學分發未定。第六期同學升學有期。而我竟於此時卸事遠離。不能負責盡職。使我親愛同學。漫無歸束。我心倍覺不安。同學來信。有言如孤兒之失慈母者。其苦痛可知。而不知慈母失子的苦痛更甚百倍。我為什麼要中途拋棄惟一親愛的同學。使彼此不能相見。非有萬不得已的苦衷。豈能忍心至此。此次生離的悲傷。無異死別。我有生以來。除先母棄養與聞總理噩耗而外。從沒有像這次要和你們分離的苦痛。如果我去國以後。你們不能刻苦耐勞。忍辱負責。使軍紀風紀墮落腐化。日甚或是灰心負氣。而使我總理苦心孤詣所遺留的一些基本勢力不能自保。我不單愧對總理。也無以見已死同學於地下。這是我念茲在茲最不能安心的一點。務要請你們體念我的苦心。為總理和已死同學爭一口氣。總之我此次出洋。決非拋棄你們。我的身體暫時離開你們。我的精神永久依着你們。我一刻不能忘記你們。我仍要隨時盡我指導你們的責任。我願與你們互相勉勵。重新創造革命的基礎。

我祝頌你們的康健。我概括全篇的意思。高呼下面這幾句口號。

努力下層工作。研究切要的學問。

我們現在失敗。是我們本身造成的。我們以後成功。祇要由我們本身努力。

屏絕一切驕傲奢侈放縱浪漫的惡習。

守紀律。守本分。耐勞苦。盡職務。研究辦事的方法。注重組織條理和範圍。

黃埔同學一致團結起來。團結為成功的要素。

保持黃埔光榮的歷史。完成革命的使命。

黃埔同學要忍辱知恥。不投降。不失節。

聯合三民主義忠實信徒。鞏固革命戰線。

黃埔同學不但要扶助農工。而且立志要到農村工廠裏實地去做農工。

黃埔同學要繼續總理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

黃埔同學要保存總理光明磊落的態度剛強不屈的正氣。

黃埔同學要守總理不成功使成仁的遺訓。

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是黃埔犧牲的口號。

黃埔同學的生命。就是總理的生命。

黃埔學生是革命的中堅力量。

革命要有澈底的決心。方能澈底的成功。

廉潔勇敢是黃埔的校風。親愛精誠是黃埔的校訓。

黃埔同學萬歲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蔣中正十六、九、二十

## (二)國民黨特別委員會宣言(九月十七日)

我總理孫先生。致力國民革命。組織革命團體。自中興會始。其後有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之組織。至中華民國九年而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十三年有收容中國共產黨黨員之政策。在總理之意。以中國共產黨黨員。震於德國馬克斯之學說。俄國列寧之政策。以為新奇可喜。欲舉而移殖之於中國。實為誤解。深不忍其誤入歧途。故欲一切羅致。使知三民主義實較馬克斯階級鬥爭之主張為善。行之中國。且較列寧之集產制與新經濟政策為適當。而努力於中國國民黨主義之實現。故毅然定容共政策。其時非無表示懷疑之黨員。終信以總理之魄力與度量。必足以移

化此等中國共產黨員而有餘。且總理與蘇俄代表越飛氏。共同宣言中。已聲明蘇俄協助中國打倒帝國主義。完成中國在東亞之國民革命。並不要求宣傳共產。中國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時。亦曾鄭重聲明。祇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之主義。故皆信之而不疑。不意總理竟於十四年之三月。棄我等全體黨員而溘逝。中國共產黨黨員。遂乘此機會。漸試其篡黨之手腕。是時有中央執行委員一部分。已窺見彼等之伎倆。謀加以裁制。爰於去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總理殯舍前。爲清黨之會議。而留粵中央諸同志。以篤信總理容共政策之故。對於提議裁制之諸同志。不能採用其意見。於是此一派反共之同志。不得已在上海召集代表大會。別舉執監委員。組織中央黨部。此粵滬兩黨部對立之原因。全起於容共反共意見上之不同者也。旣而北伐進展。粵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隨北伐軍之勝利。而次第北遷。先抵南昌。次蒞武漢。當是時也。共產黨陰謀利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之掩護。包辦民衆運動。勾結地痞流氓。激起各地方之騷擾。多數監察委員。認爲黨國危機間不容髮。爰警告各地忠實之執行委員。請以非常手段。制止共派與附共者之破壞國民革命行動。於是粵桂閩贛江浙諸省同時清黨。本總理遺志。建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於南京。此寧漢兩方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對立之原因。亦全起於容共與反共意見上之不同者也。未幾。武漢諸忠實同志。發見共派消滅本黨之陰謀。認爲與總理容共政策根本上不能相容。遂於七月十五日。在鄂湘贛三省。厲行清黨。於是吾中國國民黨一致取反共政策。別無何等不同之意見。當然無復有同等機關對立之必要。於是約集三方面同志。推誠協商。而有組織特別委員會之建議。並定於南京各開中央執監委員臨時會議以決之。今臨時會議業已可決推出委員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執監委員會職權。改組國民政府。並於三個月內。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從前特立之三黨部。均不復行使職權。從前三方互有攻擊之言論。皆成陳迹。不得復引爲口實。本會受任以後。誓恪遵總理遺訓。服從全黨公意。一方面繼續清黨。不使全黨中有不忠實之黨員得廁身其間。一方面繼續北伐。期於最短期間完成中國之統一。以圖三民主義之實現。拯全國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完吾黨之天責。謹此宣言。尚希公鑒。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

## （三）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宣言（九月二十日）

我國民政府之成立。自民國十四年七月始。其時先總理逝世未久。帝國主義者。方勾結南北軍閥。企圖根本消滅中國之革命運動。各地屠殺慘案。連續發生。國運阽危。舉國痛憤。中國國民黨受總理付託。夙夜兢兢。惟以不克完成國民革命是懼。用是竭智盡能。弗顧一切。旣掃除劉楊反革命軍隊。乃從事國民政府之組織。以繼續革命之大業。兩年以來。統一兩廣。出師北伐。克復長江諸省。最近國民革命軍勢力。復拓展於黃河南北。蓋吾黨總理剏造之三民主義。與其手訂之政綱。久已造成偉大勢力。深入全國之人心。國民久受苦痛。其希冀國民革命之成功。殆有甚於雲霓之當大旱。故義旗所指。遐邇響應。徵主義之力。固不及此也。不幸本年四月。吾黨以共產黨之陰謀。篡奪革命勢力。漸起紛紜之狀。蓋共產黨深懼吾黨領導之國民革命。迅速完成。則彼黨專政之企圖。將永無實現之機會。於是挑撥離間。窮其技能。擾攘久之。而有漢寧兩方國民政府分立之事。其間兩方負責同志。雖幸能於北伐共同努力。然已使孫傳芳一襲江南。口口口久踞直北。此共產黨固罪不容誅。而吾黨亦至深負疚者。今幸共產黨逆謀。摘發無遺。本黨反共咸趨一致。黨的統一。於以告成。本政府

委員等受本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之委託。組織統一國民政府。業於本月二十日宣誓就職於首都，受命危難之秋。益懍隕越之懼。爰竭愚誠。略舉今後施行方針。爲國人告。其(一)繼續北伐，削平軍閥。以完成全國之統一。國人望統一。久矣。十六年來內戰頻仍。迄無停息。國賦既悉索供戰。民生遂無日安寧。本政府今後。誓當統率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繼續北伐。以完成國家之統一。而永絕內亂之萌孼。

其(二)貫徹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以恢復民族國家獨立自由平等之地位。吾國八十年來。歷受帝國主義者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舉凡軍閥囂張。官僚腐敗。經濟破產。民生困窮。與吾國國權之喪失。僑胞被壓之苦痛。蓋無一而非不平等條約所致。故總理遺囑。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諄囑同志。務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良以國民革命之最大目的。實無過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也。本政府今後誓當廢除不平等條約。力求貫徹。以恢復國際地位之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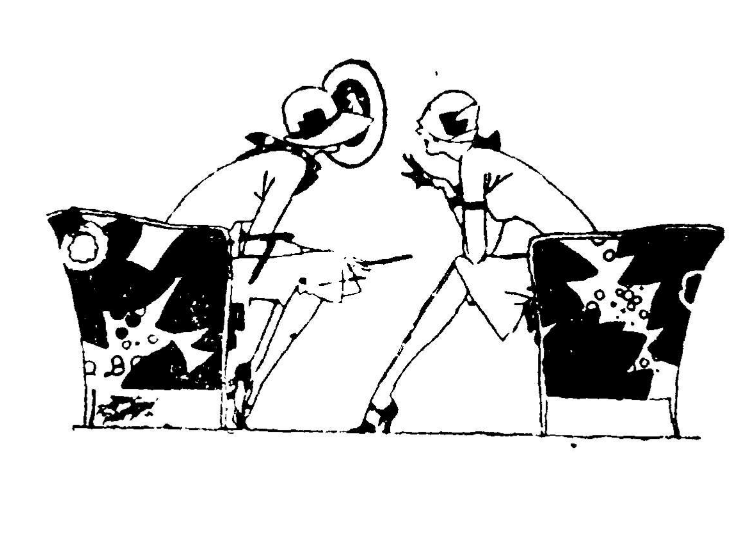
其(三)曰。肅清共產黨。以消滅國民革命之障礙。而保持國民革命勢力之統一。幾年以來。共產黨員潛踞黨中。陽假努力國民革命之名。陰謀進行共產獨裁之實。煽動階級鬭爭。而農工商學。日事鬩牆。革命勢力。漸形分裂。最近賀龍葉挺。復率其叛軍。竄擾邊地。各地共黨。伺機竊發。以圖破壞。本政府今後誓當竭智盡能。肅清共黨。以拯吾同胞。永脫恐怖之禍。而保持國民革命勢力之統一。

其(四)曰建設革命秩序。厲行革命紀律。以保障人民之權利。而維持社會民生之安定。共產黨之最毒計畫。蓋在利用頭腦簡單之農工。與無知之流氓。敎以鬭狠。誘之游惰。而後以此不敎之民。驅而之死。以供彼黨之試驗。於是共黨勢力所到。即使人民一切生命財產住居言論信仰之自由。均爲其剝奪。而有求生不得之嘆。本政府今後對於此等出軌之行動。務當爲嚴厲之制裁。以建立革命秩序。而維持社會民生之安定。同時並使農工羣衆。咸受革命敎育之訓練。了解三民主義之眞義。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之成功。使三民主義。得循序實現。以臻於大同。

其(五)曰實行總理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之建設程序。吾黨民生主義。其最大原則。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同時並建設國家資本。以發展各種有利民生之實業。與中國共產黨之搶業主義。實絕對不能相容。本政府今後當恪遵總理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中之計畫。權衡情勢。次第實施。期使訓政期內之民生問題。獲得相當之解決。

其(六)曰。掃除文武官吏貪污腐敗之積習。以樹立革命政府之模範。吾國政治惡劣。强半由於官吏貪墨。賄賂公行。蓋軍閥官僚與土豪劣紳。洋奴買辦。因緣爲奸。以朘削民脂。而國計民生。乃日即于枯槁窮窘之境。於是文武官吏。一切暴戾恣睢。放僻邪侈。敷衍廢弛之種種弊病。即相緣以生。新政之建設。遂以絕望。本政府今後必當廉隅自矢。勵精圖治。期足以對全國民衆而無愧。

以上所舉。犖犖諸端。本政府誓必竭其全力。期以最短期間。逐一實現。其他庶政。則一本本黨之政綱。與全國民衆之要求。矢愼矢忠。毋敢違越。有負本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之委託。謹此宣言。吾總理暨先烈在天之靈。與全國四萬萬之民衆。實共鑒之。民國十六年九月二十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發於南京。



# 本溪湖礦潮慘劇史

記者

本年八月本溪湖礦工風潮、各報雖略有登載。惟消息來源多係日人方面報告。與當時眞相。不盡相符，茲據新由奉天來京。熟悉該礦務情形者談述。對風潮之經過、頗爲詳盡、誌之如下。

本溪湖之煤鐵礦。本該地民間所有物。日俄之戰。日人據爲己有。至日俄戰畢。始經交涉。成爲中日合辦公司。中國方面乃屬官家出本。而日方則屬於大倉組所經營。從來由中日兩方各派一總辦。且華總辦可爲總辦中之首席。然華總辦畏懼日人。多畏葸退避。遂至大權旁落。悉歸日總辦之手。年來該礦工人因生活費增高。奉票跌落。不時均有風潮。類皆由工資太少之故。每有工潮輒行加資。即最近兩年。已不下加資七八次。該公司之華當局。甚不願如此辦理。以爲徒養成工人之惡習慣。不如在奉票跌落時。即由公司自動增資。無待工人請求。無如事權操諸日人。凡華方所建議者。即屬正當。亦不肯遽允。每次工潮發生。均派員勸解。如此者已非朝夕。

陽歷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許。坑務科工人約四百餘名。在日夜兩班交換時。忽提安全燈呼噪登山。隨由納屋取締兩係職員。趕往彈壓詢問原因。亦不明答。嗣經該科日本科長荒木利恭向中國科長陸世勛提議協商。以工人屢次罷工。要挾非諄勸不肯下坑。殊非久計。不如自動宣布暫時休業。遂議決布告。乃工人仍聚噪不散。復詢此次罷工內容。大概不外本月手當（即津貼）金銀平均換算率稍低。及改良食米手當給與兩事。是日中國談總辦適晉省未返。故當晚七時許。日本總辦岩瀨德藏。囑曲科員克宏請代理總辦紀秘書科長應湘赴東山俱樂部會議辦法。適取締係之中國主任張書紳前來報告。工人已由西往東。大概係奔製材科及發電所。去脅迫該處工人一致行動。故急來請示辦法。紀科長當囑

速往請求中國警察到場彈壓。先行維持發電所後再說。張書紳立即前去。同時電燈忽全熄滅。紀科長亟趕往俱樂部。以應岩瀨總辦之招。岩瀨云。工人聲勢囂張。危險殊甚。非招日本軍警前來。難保安全。請華方諒解。紀科長答以已請中國警察來礦彈壓。並保護發電所工作。似無招致日本軍警之必要。岩瀨云。工人凶暴打到發電所。該所現已停電停水。熔礦爐再有三十分鐘。即將爆裂。且日本職員生命財產。實爲危險。華警恐不得力。可否先令日本軍警在公司門外橋邊候命。紀科長告以公司係中國領土。恐不能任日本軍警侵入。恐釀意外事變。如果須用日本軍警。此刻尚非其時。有必要時再議。岩瀨問何爲必要時期。紀科長答以俟華警不能維持時。再商辦法。旋得報告。謂日本軍警已入事務所。紀科長即向岩瀨詰問。彼諉無此事。即使有之。我但令在事務所靜候。紀科長始終堅拒絕不承認。正在爭執。忽有製材科日本職員竹下長義。突領衆人入室。咆哮狂叫。謂製材全科日本職員均被工人毆傷。岩瀨總辦何以尚無辦法。即舉棒擊桌。聲砰砰然。斯時岩瀨亦以手擊桌。厲聲詰紀科長何以仍不允。我亦不管。遂起偕在座日本軍警官長及高級職員鬨然而散。日官在座。意欲待華方同意後。即可發令。命日本軍警動作也。實其時岩瀨已命公司全部日本職員集中製材科事務所。惟電燈一滅。工人本不知日本職員在此集中。因見室內燭火搖移。遂擁入。日人見來勢凶猛。相率奔避而出。工人以室內闃無一人。遂憤將該科窗戶玻璃擊碎。並未傷人及何器械。後查受傷日員有十四人。皆于逃避時。黑暗中自行跌傷軋傷。及爲工人飛磚流石所中。現在受傷日員俱在公司所傷輕重可以覆驗。不料因此傳誤。而以後之工人慘傷悲劇。即由之發生矣。至俱樂部內自日方退出後。華方亦散。時正九時許。紀科長匆促返廳。急籌辦法以阻遏日方激越行動。適中國各科長先已集議其廳。亟經報告工人肇事開始及現時情形。大概坑務科罷工工人。沿運炭棧道東行。經過製材科選炭場。熔礦爐最後到發電所。且走且逼各工場工人加入行動。每到一處。輒擊破該處玻璃窗格。以洩憤。先後共攜去鐵鍬十五柄。木扁担十根。茶杯三十個。各工場工人。有被强拖入。後中道逸去者。有聞風先行走避者。故罷工人數。並未激增。及到發電所。日職員恐電機被毀。釀成大變。不可收拾。故先命電工將總電門撐閉。使工衆暗中無可妄爲。報告至此。紀科長復急電催詢張書紳華警措置情形。據稱伊領華警到公司。即聞工人已往製材科。即導往該科。至則工人已折回西部。欲回工房交燈。返納屋休息。緣電燈既滅。昏暗中無計可使也。華警以東部已無工人踪跡。遂折歸警所。時爲十二時許。日本軍警原分東西兩路侵入包圍。孰料日本西部軍警。其時已侵入礦內西部。追襲回房未散之工人。礦務科旁之棧橋前。迎面用鎗刺撲刺工人。徒手者衆。刀鋒所至。血肉俱糜。哀號慘呼之聲。在遠共聞。其在納屋內之工人。有日班交工後早睡者。有加入罷工後散歸方臥者。爲數實夥。乃日本軍警已兜圍前後。陡入劇刺。夢中驚醒。欲逃無門。其有跳窗而起者。則窗外伺伏之槍刺亦起。鋒刃交加。左右竟難倖免。其時電燈仍未開放。故死傷多少。無從詳知。悲慘之狀。不言可喻。及紀科長聞訊後。急命日本取締係員前往勸阻。亦未有效。復令發電所中國職員從速招集藏避之工人開機發電。以資救護。及重放光明。已十時五十餘分矣。電燈恢復後。除各坑有日兵把守外。其餘各工場仍工作如常。互被刺傷之工人陸續抬往公司醫院急救。當即電詢病院。計受輕重傷者當時只三十五名。日兵用槍把打人。其刺刀反刺腿部。受微傷者兩名。日本職員受重傷者二名。（現亦就愈。在省易地治療。工人受重傷成廢者。約

三四名）

二十四日早晨接納屋係報告。日本軍警全部在納屋內按人搜查。拘捕工頭及工人共計二百七十餘名。數十人爲一組。繩繫頸項。纍纍相連。日本軍警皆荷槍實彈。押往日本警署。有用刑訊者。紀科長隨命曲科員電詢岩瀨。請其禁止搜捕。岩瀨云。此係軍警行使職權。我亦無法阻止。復請日方秘書科長宮崎豐作轉告岩瀨。以檢查工人。係公司自己職權。毋勞日本軍警越俎代謀。不如由公司中日雙方合組檢查爲要。岩瀨亦不同意。旋得報告。五坑附近及溝邊。發現死屍四具。當飭張書紳往查。而日兵竟強守要道。不允通過。嗣本溪縣楊知事隨帶黃譯員往勘。亦不許通過。謂俟日領署派員來時同驗。交涉竟日。始得由縣檢驗。本日復查出被刺傷者又有九名。而自是晚起。各納屋工人。被日兵監守。不允外出。公司東部太子河沿方面。外來工人。亦被阻入內工作。除發電所由日兵監視。仍行工作外。其餘各科工人。有被日兵阻不許來。或生恐怖不來者。工場工作完全停止。談總辦二十三日晚間在瀋聞警。次晨趕返。即到煉瓦工場。發電所。鑄礦爐。選炭場。製材科。依次察勘情形。祇見滿地玻璃碎片。而旋動之機械。皆沉寂無聲。西行至病院察驗重傷工人十二名。千瘡百孔。慘不忍睹。正在此時。又有重傷者一名舁入。至輕傷者二十七名。則並未住院。及轉往坑務科勘視情形後。欲往驗屍。被日兵所阻。未果前往。以爲時已晏。即折回事務所。即於是晚（即二十四晚）與岩瀨會商善後。岩瀨先云。日本軍警。非一個會社重役（即公司總辦）所能叫得來的。請勿誤會。談總辦嘗詰以貴國軍警。何以侵入公司殺傷多人。難道能飛來麼。岩瀨云。昨天工人能工。與尋常不同。認爲有招致軍警之必要。軍警官長亦認爲有派遣軍警來礦之必要。至於殺傷一層。係軍警自由行動。其是非我不能加以評判。將來俟雙方官署解決。當告以現在秩序紛亂。人心惶恐。總以先行撤退軍警。釋放工人。爲先決問題。岩瀨云。軍警自有其職權。我不能使其退出。至於逮捕工人。自應設法要求釋放。爭執移時。各持一意而散。

二十五日早晨。又聞熔爐科所駐日兵。又殺傷工人一名。午間日警又強行逮捕取締係員田冠忠一名。隨即詰問岩瀨。答謂不知。午後由納屋係主任日員川井末藏赴警所請求釋放。未得允可。隨由要求撤退軍警。以安人心。俾復秩序。辨詰甚久。仍如昨答。毫無要領。並有絕對不能撤退之語。

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談總辦已返東山宿舍。預備午餐。突有日警約十數名。前來搜查取締係主任張書紳。勢甚洶洶。因未在。小坐而去。按日警已於二十四日夜半往西山張氏宅間搜捕一次。因未逮得。故次日又有是舉。而本日日方軍警各處佈防。尤密。坑務科內亦有軍隊二十餘名。下午二時。談總辦在事務所與岩瀨商量維持現時公司辦法。岩瀨稱。近日雙方極力設法恢復作業。故有種種商議。不料今日警署謂奉長官命令。增加軍警。情勢驟變。按現在狀況。本地苦力無作業希望。明早頭班苦力作業狀態。仍同今日一樣。則坑內水磅（抽水機）之轉運。選炭場。鎔鐵爐及發電所等處之作業。實難繼續。擬向他會社暫借有專藝之工人。應援俟工力復歸。即將應援歸還等語。談總辦以爲公司設備極多。當久停業。亦非良策。當經商定應借人數。間忽見武裝日警多名。挾陸坑務科長世勛登事務所樓。鎗口戟指。爲狀至險。正擬邀岩瀨詢問逮捕理由。間即被日警亟擁下樓。旋聞樓下人聲喧鬨。則係魁販賣科長昌亦同時捕去。隨向岩瀨多方交涉無效。因此中國全體職員震惶不安。當即電

告奉天交涉署。急向對方嚴重交涉。制止侵害行動。以安人心。當承交涉署昨晚(二十五日)派來調查此次事變之羅諮議鏡寰。已乘下午四時五十分車返奉報告。待下午六時許。談總辦回寓。始知魁科長被捕之後。日警又至其寓搜查。以談總辦借寓魁宅。故室間亦被檢查。上次呈稟省憲之底稿。亦被搜去。是晚為需工人復業之故。與日警交涉結果。放回百六十八人。連日全公司人心搖動。中國職員。舉步戒懼。為現時作業及免工人出入危險之故。中日雙方人員。各繫帶白布及小木牌一枚。俾四處監守日兵。有所識別。以利往來。至二十五日羅諮議自奉復返。當晚與日方軍警當局非正式會談後。雖未得日方用意真相。然其理由已得一閭。同時奉天交涉署向日領先行交涉。允於二十八日下午。先將魁陸兩科長送回。連日談總辦與日總辦設法進行復業。四張告白。勸慰礦外工人。於每日上午七時。到指定地點領取木牌入礦工作。蓋因日本軍警。持槍把守要道。致令工人不敢來公司工作之故。

二十八下午。奉天交涉署委派關科長根芹。會同日副領事蜂谷同車來溪。蒞臨公司。日本軍警長官及中國楊縣知事亦隨同來溪。中日兩總辦率領職員正在報告。雙方所有經過情形後。而日方軍警竟擁日副領事蜂谷導往肇事各工場察勘。強由日方片面報告。而在工房內刺傷工人之形迹。多略而不提。正在此時日警忽又在車站前。將公司倉庫主任曹宇航捕去。中國方面向在座日警署長詰詢究竟。彼云無他。以有匿名函控曹某有主使此次罷工之語。俟歸後訊明。即可釋回。詎於當晚九時許始行放回。

二十九日。現在除取締係田冠忠一名。及苦力約百名。仍在拘禁外。日警署對於取締係主任張書紳。則正在四處搜捕中。(側聞張氏之所以避去。深恐日警署對於中國人。向用刑訊逼供之故。)其餘工頭。尚有一人在押。工頭如不釋出。於公司復業上影響非淺。以無工頭即不易招集工人也。

自二十四日起。迄九月十號以前。軍警仍嚴密搜查。彼警署所雇用之華人暗探。扮成各色人等。常出入華方各職員之家。軍用汽車往來梭巡。晝夜不絕。人心皇皇。道路側目。(聚語必查)七號將所捕工人約百名。及準田冠忠押回原籍。至十號晚間。始將軍警撤退。而汽車日本警察。至今仍往來無間。該公司凡普通人員上汽車必檢查。重要者更不敢離開。稍思退避。即招嫌疑。所以該公司各科長各主任。雖有恐怖。亦須照常出勤。工場方面於二十八日回復工作。交涉方面。彼方向關科長提出所排斥華員達十九名。大概中堅有智識分子。均在其內。蓋彼方原想以赤化名詞。置人於死。繼以無何證據。乃復變為煽動工人之主使名目。又以空言無濟。變而美其名曰清理內部。改革改組諸名詞。近來即做此題文章。利用包圍法。以期必達目的。若能速了。亦在一個月以外。尚須開臨時股東會議一次。以解決此次直接間接之損失辦法。大約在龍銀二十萬元左右。未悉此項損失歸誰負担。本溪既無防兵。而鐵路電報電話之各交通機關。均操之彼方掌握。報紙三分之二分八皆日本所辦。中國僅一二家且不敢說話。遑論其他。故彼方如何宣傳。大遠事實。亦只好聽之。連日又聞有奉天莫省長與北京工商劉總長對調。果爾則此項交涉又須停頓。或倉猝了事。具正理者雖不求勝利。但求彼此平等。恐不可得。奈何奈何。當局負交涉之責者。其知所注意否耶。



# 采風錄

國風社選

## 北戴河雜詩

梅生

北居暑無威乘興復遵海風從榆關來水與扶桑匯踏冰偶赤脚攤書小黃孏天迴島色靑山暝斜陽紫坐臥若舟居晨夕聞欸乃蕭然萬斛秋襟埃從一灑不風浪花轟近曉灘石敲嚙齧水邊驢曬日沙中網巨舶如山橫漁舟迴孤往海鷗與之遙輕明度三兩小蘺通草甃女墻限瓜圃槐密柏身圓葵側黍穗俯晨餐炊哇韲夕酌醬山蔬繁英非國香遙睇亦媚嫵風枝健拳雀露蕊涼睡蝶我亦就前榮曉寒引衾氈海聲傍枕語天樂自鏜鞳悠然醒睡間微想白雲接沿岡已聞鐘跨磵始得寺門前時雙槐蔽天舞靑翠矯矯俯羣木長者挈衆穉佛容如滿月凡夫祇初地入山未忘世何處斷性累頗歎置刹僧未輸島客智在深忽成高陡圮石自礧紋疑太古圻岸與千尋斷孤根截橫流鯨鼉失驕悍何年禹王會遺此朝天璧漁篙所不及劍斧自成眼照見滄田更夜深百靈泣

## 朱疆邨校詞圖

吷厂

江潭既放遠脩門百種騷心讓與君垂暮荆駝同眼見一寒雪鶴自聲聞情文尙友兼芬悱音呂紘詩寄寸分竹垞茗柯身世別聊將歌哭謝人羣

## 次韻悟仲五月十三日公雨酒座感賦

吷厂

黃屋堯心本不期諸酋自亦置如棋何辜世竟淪重刦未死誰能劃積悲幾日鈞天餘恍惚當時孤注固然疑一編傳信煩追記眞象微君恐尠知

## 治薌偕沅叔游上方歸以新詩見眎卽題其後

樊山

上方遊倦喜來過暖翠浮嵐入醉哦直上兩賢比黃鵠

幽尋卌載負紅螺（光緒己亥伯熙同年約遊上方紅螺諸山不果往）華嚴洞府
舒晴眺兜率天宮發浩歌我讀新詩如讀畫晚年山水
臥游多

由劉李河赴上方山途中大風　治薌

首夏風猶似虎狂青原日色變昏黃柳村都有烟波氣
麥隴曾無餅餌香輿卒欹斜疑酒醉游朋勇往為山忙
軟紅踏慣東華路揮麈何勞更拂裳

文殊院看牡丹　治薌

樓傾壁壞蔓榛蕪中有盈盈絕代姝不爲荒寒消粉態
轉從零落靚脂膚緋衣謫相居邊瘠寶玦王孫泣路隅
驚賞移時成感歎嬾尋廢殿禮文殊

一斗泉同家沅叔作　治薌

松響有知聞幽居絕世紛餐泉同一笑相伴兩孤雲
照眼澄泓碧清心茗味甘龍泉餘一斗勺飲亦嫌貪

哭子武詩　組庵

一別眞投筆三年只枕戈有書長不達無命欲如何生
死交情見孤寒涕淚多裹尸餘馬革悽惻向江沱
辛苦依人計艱難烈士風前知悲郭璞從事異臧洪未
必謀生拙獨憐殉友忠縱橫淵海氣今日盡途窮
少年曾並轡中道各揚鑣鷹隼飛常厲驊騮意苦驕多
才成負負同好已寥寥白首誰相慰羈魂不可招
夙昔誰知己平生誤感恩室惟瓶粟在篋有謗書存意
志兼儒俠恩情託夢魂寃親同一盡痛哭更何言

題纕蘅春曹話舊圖卷子　逸塘

禮失求諸野高才幸有君龍門原咫尺何必托河汾

臺城路（雙清主人以重陽登森玉笏有詞索和時方臥疾旅懷淒黯因依韻奉酬）　仲堅

瘦筇不爲兵戈阻重陽翠尊還理樹古延秋花腴介節
消得陶然扶醉危欄倦倚望一髮中原恨攢愁綴未到
牛山冷吟淒揾陸沉泪　文園漸驚瘦損把萸應笑我
懽事非易水葉重題雲箋淚寫依舊愁心難寄蕭條半
被又一夕商飆暗催寒意做弄秋聲打窗欺病耳

菩薩蠻　立厂

天桃弱柳空如許留春不住春辭去火急奏東皇乞春
護海棠　夜深花自睡露浸相思淚更到落花時寧知
我是誰

#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宗室寶竹坡侍郎廷別號偶齋與南皮張廣雅閩縣陳弢庵豐潤張簣齋等均以慷慨言事有聲於時廣雅拜寶竹坡墓詩所謂翰院猶傳四諫風者也君以壬午典閩試歸途次取江山船榜人女兒爲妾上書自劾去官亦一時韻事翁松禪秘魔厓題壁云蒼茫萬言疏悱惻五湖舟弢庵挽竹坡詩云黎渦未算平生誤早羡陽狂是鏡機海藏有呈座主寶竹坡詩句云小節蹉跎公可惜同朝名德世多譏皆指此事偶閱越縵堂日記頗致微詞且謂君癸酉典浙試歸買一船妓吳人所謂花蒲鞵船頭娘也入都時別有水程至潞河君由京城以車迎之則船人俱杳矣迄後典閩試娶江山船妓鑑於前失同行而北聞其人面麻年已二十六七又謂君嘗以故工部尚書賀壽慈認市儈李春山妻爲義女及賀復起爲副憲因附會張佩綸黃體芳等上疏劾賀去官故有人爲詩嘲之云昔年浙水載空花又見閩孃上使査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義女彈烏柏慣逐京娼喫白茶爲報朝廷除屬籍侍郎今已屬漁家一時傳誦以爲口實越縵持論每苛不足爲訓實則君有江山船曲一首自述頗詳初不諱言其事也傳者佚其全稿僅記數句云乘槎歸指浙東路恰向个人船上住鐵石心腸宋廣平可憐手把梅花賦枝頭梅子豈無媒不語詼諧要主裁已將多士收珊網可惜中途下玉臺又云那惜微名登白簡故留韻事記紅裙又云本來鐘鼎若浮雲未必裙釵皆禍水均芊緜可誦又之江行一篇頗有劉郎重到之感中有句云鵲巢暫借鴛鴦宿兩覺杭州夢十年又云一誤何妨成再誤纖縑果否能如素使星從此紀牽牛之江改作銀河渡人謂觀過知仁則君之坦直可想矣

君之嗜游。蓋出天性。罷官後淸貧特甚。而沉酣於山水友朋文字之樂者。且十餘年。京西妙峯翠微桑乾戒壇潭柘諸處。皆時有足跡。今西山靈光寺秘魔崖及滴水厓八里莊各地。猶有君之題墨焉。集中遊山之作居強半。山中即景云。暮色四圍合。峯巒漸杳冥。殘春寒閒暖。薄酒醉如醒。月上花逾白。烟生山更靑。泉聲在深澗。入夜尚泠泠。神味頗似王孟。又望山一首云。高山摩靑山。仰視不見路。但見山腰人。入樹復出樹。寫出深山好景。畫工不能到也。

君有哀病馬詩云。一自歸山成棄物。回思要駕亦前因。靈光寺溪上偶成云。久看髮白寧中歲。纔見花紅已暮春。寄羅䜣生夫子云。窮骨本天授。科第不能醫。皆不能無身世之感者。斷句如陶然亭題壁云。衰草寒蘆三面水。淡烟殘照一窗山。摩訶庵石樓云。夕照帶烟連野盡。遠山穿樹入樓來。擷秀山房雨中夜坐云。濕雲浸樹滴成雨。秋氣滿山旋作風。南莊靑龍寺云。澗轉方流水村連不斷花。山寺秋夜云。塔帶月光明。水底鐘隨風力上。峯巓靈光寺云。地濕蒼苔久。山晴紅樹多。皆佳。

偶齋詩草中多古體及長短句。有西山紀游行田盤歌及七樂三長篇。皆一二千言。可當游記古賦讀。又冬獵行古劍篇等作。則以雄壯勝者。黃仲則詩云。自嫌詩少幽幷氣。故向冰天躍馬行。君之詩境似之。

竹坡典閩試時。得人稱盛。海藏石遺畏廬諸老。均隸門籍。伯茀弟兄殉難後。畏廬曾譔劍腥錄說部以演其事。書中之修伯荷。即指伯茀。又挽詩云。萬事還君無見好。此來及我未衰前。語亦沈痛。海藏有傷壽伯茀仲茀云。三年伏處絕艱辛。赴死終傷志未伸。四海朋交俱失望。一門兄弟自成仁。髙林奮筆傾酸淚。張卓函書帶戰塵。莫怪褒忠殊不及。朝衣東市是何人。自注、伯茀自戊戌後。深自韜匿。京師陷。兄弟皆仰藥。嘯桐琴南弼余芝南與余書。皆以賜卹不及爲恨。辛亥七月。海藏入都訪白廟胡同寶宅。伯茀夫人出見。有詩紀之云。竹坡菊客慘相隨。誰信諸孫骨亦灰。登榻招魂如見欵。（戊戌來視伯茀嘗坐此室共語）入門掩涕更增哀。不祥名節嗟爲祟。一往淸狂渺此才。還向嫠孀想遺直。可堪憑弔到狐鮐。（伯茀妻父聯公元爲拳匪所害追論文直）不祥句。慨乎其言之矣。

#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九月三十日起至十月六日止）

## 北方外交

北方在本週間。適奉晉戰事爆發。局勢爲之一變。對外交涉。更無可談。然尙有數事。不無可紀。其修約交涉。則自始即已停頓。各國延宕意趣皆畧同。中日既改開專門委員會。實際只是延宕時日。無進展可言。近則法國亦願照此辦法。業與外部商定。將步日本之後。中法越南修約。其勢亦將無有結果也。滿蒙交涉。頗傳將再繼續。日人之電通社三十日東京電。謂日外務省因奉省長已更迭。東三省反日問題。亦告解決。特訓令芳澤公使繼續再開滿蒙交涉。次日日使館否認之。而同時復傳滿鐵社長山本條太郎將來京訪奉張之訊。雖以時局關係。未必許滿蒙交涉之再開。但日方對此問題之始終不願鬆懈。似甚明瞭。且亟盼其實現者。日方朝野亦殊不乏其人也。此際較有可稱之事件。厥爲新奉段鐵路借欵合同之取消。該款借約。始自淸宣統元年。迄本年九月。已將本息款付淸。該段借約亦同時作廢。交部咨外部後。外部業於十月一日照會日本使館查照。茲錄其呈文原文如下。

呈爲京奉鐵路新奉一段借欵業已還淸。合同應即作廢。恭呈仰祈鈞鑒事。竊據京奉鐵路管理局呈稱。竊查前淸光宣之際。因職路建築遼河以東之新奉段路線。曾由郵傳部與南滿洲鐵路會社商訂新奉鐵路借欵細目合同。於宣統元年正式成立。此項借欵共爲日幣三十八萬元。年息五釐。以十八年爲期。每半年由職路付還本息一次。分三十六次勻還。現在最後一次之本息。已於本年九月十三日還訖。按照宣統元年七月郵傳部扎局鈔發新奉鐵路借欵細目合同第十條內載。此合同於本息全數還淸後。即行作廢。現已本息淸還。理合呈報鈞部察核轉咨外交部查照施行等情。伏查當日俄戰役之際。自奉天省城至新民府間。經日本築有行軍軌路。於前淸光緒卅一年中日兩國全權大臣會議時。商定將此路售與中國。改爲自造鐵路。在遼河以東所需款項。向日本公司貸借一半。分十八年還淸。因原造係行軍之路。軌間既窄。而工料亦極簡率。購回之後。改爲正式路線。必須展寬加固。尙需款項。遂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由外務部與日本公使連同吉長鐵路借欵。訂立新奉吉長鐵路協約。訂明新奉借欵以該段產業及進欵作保。在借欵期內。應用日本工程司。又經郵傳部與日本使館。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訂立新奉吉長鐵路續約。並即備價將此路收回。交京奉路局管理。至所借欵項。復經郵傳部與南滿洲鐵道會社。於宣統元年七月初三日訂立新奉鐵路借欵細目合同。訂明此合同於本息全數還淸後。即行作廢。自借欵交

到後。每期應還本息。均由京奉鐵路局按期照付。茲據該局呈稱已將末期本息如數付清。自應按照原訂條件。將合同作廢。當經本部咨請外交部照會駐京日使。聲明將新奉鐵路借欵細目合同及新奉吉長鐵路協約續約內關於新奉鐵路部分一併作廢。從此該段路線即脫離借欵關係。完全自主。所有京奉鐵路新奉段借欵本息還清合同作廢緣由。理合恭呈具報。伏乞鈞鑒。謹呈大元帥。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三十日。交通次長代理部務常蔭槐。

外此海防華僑被排風潮。北京外交部。亦發表其辦理經過。及設領計畫。路謂。外交部對於此事。異常重視。疊經該部電達越南各團體調查肇事真相。始悉此案發生情形。因一土婦與華人口角。多數安南人開一對付華人排外示威運動。該示威運動自八月十七日起。海防越民聚衆圍攻市區華僑住戶。法政府不加制止。任其焚刦屠殺。凡四晝夜。計華僑被殺者約二十人。傷一百餘人。被焚刦一百五十餘家。統計財產損失在四五十萬以上。停業所受損失不計。連日華僑閉門自衛。不敢貿易。繼得法政府允爲保護生命財產。始於二十九日開門營業。法政府事後僅爲捕治暴民。對於華僑之損失並不置理。外部接到此項報告。以此次越南土人竟殺害華僑多命。越南政府僅處肇事土人以短期監禁之罪。並不撫卹被害家屬。實屬漠視僑命。愈見我國在越設領之不容再緩。已訓令駐法使館。速向法國政府交涉。請其迅電越南政府嚴懲兇手。賠償損失。並切商設立領館問題。期在必行。外交部方面且已與駐京法國公使作同樣之交涉。以便維護僑民云。

## 奉晉戰事

奉晉形勢。在上週之末。即呈緊張。惟一般推測。以閻錫山向來態度不肯輕啓戰端。而自于珍等在大同被扣。在奉天雖視爲突兀。在山西殆爲已定計畫。故不絕如縷之和平聲浪。迄奉張冬電發表後。遂完全斷絕。而兩路軍事。亦同時發動。奚近京綏京漢兩路。已均開火。軍事變化將至如何地步。不獨關係北方政局已也。茲撮誌事變經過如下。

### 晉軍發難情形

九月二十七日。由張垣開往包頭之第一次客車。過永嘉堡車站。鐵軌忽被晉軍拆毀。車尾掛有前赴綏區檢閱軍隊于珍等之專車。開至陽高車站。即爲晉軍截留。解送大同。嗣後於四日由大同解太原。張垣車站屢向大同站電詢第一次客車行至何處。及由包開往張家口第四次客車何時可到。俱無回覆。奉軍第九軍司令部聞訊。隨向陽高車站電詢。一切亦無音信。知有變。但下午晉軍發動消息已傳遍張垣。及第九軍長高維嶽偵知晉軍對奉方有敵對行動。以事出倉猝。未及提防。急調部屬開往前方阻禦。而晉軍前隊步哨已將柴溝堡實行佔領。十月一日雙方曾激戰一次。奉軍因事前未能充足準備。頗陷不利。援軍不

奉晉戰事中之人物



商震

克於最短時間內加入作戰。故不能不向後退卻。三日奉晉兩軍相持地點。僅距張垣十二里。是日張家口遂以失守。同時京漢線奉軍前鋒駐正定汲金純部。亦被迫退至新樂縣。石家莊晉軍乃越過正定。沿路線向北進行。晉綏駐京代表。如南桂馨薄永濟李慶芳潘連如張漢章等。皆於二十七八等日。秘密出京。京綏副局長班廷獻及班系職員皆逃津。惟蘇體仁得信稍遲被羈。

## 最後和平聲浪

柴溝堡衝突時。張學良張作相等正在京漢線檢軍。接到報告。隨於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先後返京。參與幹部會議。一面由府方電召楊宇霆韓麟春張宗昌等速來決策。張學良未出京前。原擬派葛光庭赴晉接洽京綏事。發。葛不果行。遂任京與尹扶一等合詞電閻。為最後斡旋和平之運動。閻復艷電云。北京三四方面軍團部轉尹仲雅（扶一）兄鑒。接儉電後。即復豔一電。計已達到。關於誤阻奉方官兵前進一事。已嚴責大同駐軍切查。頃據復稱。此次誤會。非出我方之自動。除另令阻止外。特聞。山豔二。尹等接電後。隨即擬復電云。艷一電未收到。艷二電敬悉。一是須諒張雨帥喬梓。亦稱奉晉歷共患難。萬不能因一時之誤會。致生破綻。愛國愛民之忱。溢於言表。殊為可感。于司令此次檢閱軍隊。實係預定計畫。並有冊籍可查。北方大局安危。繫於奉晉兩方。無端破壞。我帥諒不忍為。尚望轉令前方。慎重動作。靜候調處。並希速復。尹扶一葛光庭陷叩。但此時電線已斷。未能拍出。

奉晉之戰事中之大同

## 雙方破裂原因

奉晉數月來表面雖不斷言妥洽。然閻錫山對奉。始終懷一提懼心。奉對晉亦常存懷疑之念。此次晉因張作相張學良于珍趙倜等分路檢軍。認為有圖晉意味。兼以所買軍用品在津被扣。京綏路欵停止撥付。又索還石莊之交涉。自蔣下野後而日緊。故爾先發制人。此近因也。至於遠因。則當七月中旬。甯政府曾下令馮趨魯。閻趨直。閻馮奉令。並未有何動作。然皆非不願聽甯方命令。特以自身各有不能戰之原因。故未敢輕舉。如馮之於靳雲鶚。早知其不可靠。一旦出動。後顧堪慮。兼之馮唐關係。亦欠圓滿。馮之自身基礎未固。焉有餘力向外。是時尚有更大之阻力者。則為閻馮間之隔閡。閻對馮常目為少信。且馮軍不出。認為有意取巧。馮對閻亦目為閻於奉軍退河北時。不出截擊。將永無出動之期。雙方各有疑懼。隔閡殊甚。迨七月末。奉晉使者往來猶多。京中且屢傳奉晉妥協之說。時馮代表亦長駐太原。一日奉代表取道京綏回京。馮代表亦先後至大同。商震時亦在大同。乃親自閱軍。商問各軍「汝等服從何人」。則答曰「商總指揮」。問「余之外服從何人」。則曰「閻總司令」。問「汝等為何人軍隊」。則答曰「國民政府之軍隊」。問「汝等敵人為誰」。則答曰「某某某」。馮代表聞之。即以告馮。馮對閻往日之懷疑。乃以減殺。閻

馮間隔閡之消除。殆以此為發端。嗣後閻馮又各派要員剴切說明各自困難情形數次。卒得諒解。共同行動之議。乃以大定。顧晉方當局對於軍事方面。實不引為有何把握。上次大同之役。乃因取守。現如攻人。殆有未足。因兩月來。皆從整頓軍隊入手。復以軍隊作戰。下級軍官關係最重。乃秘密派人赴南。招致黃埔軍校學生。入晉服務。計兩三月來。陸續至晉者。傳聞已達兩三千。現今晉軍中之排連營長。黃埔軍校學生。殆居多數。及佈置既就。方於十餘日前派密使持誓師等文件赴奉。報告對奉用兵。故廿七日之變。不啻為預定計劃。至奉天對晉。所最不滿者。為山西態度曖昧。令奉感覺痛苦。吳俊陞曾語人。奉方對於他人容有對不住之處。對於閻錫山。實是太夠朋友。去年國民軍攻晉。奉方不分畛域。拚命赴援。事定之後。綏遠地盤。給予山西。鐵路收入。雙方分取。追擊國民軍之時。要求奉軍勿過綏遠。奉軍亦即照辦。要求奉軍勿置重兵。故至今平地泉僅有奉軍兩營。于珍經晉軍防地而至平地泉檢閱。所帶不過參謀副官。豈有作戰準備。何為而予以全部扣留。且奉晉要人不時見面。奉方整理內部。點驗兵隊。決無對晉作戰之意。晉方代表在京。豈有不知。即有懷疑。亦不妨明白質詢。何遽出以戰鬪行為。因此種種。奉方對晉主張強硬者。大有其人。且稱現在南方內訌不絕。無力北來。趁此時機與晉軍一決雌雄。解決北方腹心肘腋之患。亦正大佳。俾山西問題解決。則河南陝西均可迎刃而解。北方統一。可以告成。是奉晉一戰。殊覺值得。奉晉既皆不能相下。其勢乃不得不出於一戰。北方之風雲。於是無可避免。

## 奉方對晉文電

戰事既起。北京府院當局。乃照例先發表討閻通電。與命令。奉張冬日通電云。北京天津濟南蚌埠各軍團長。並轉所部各軍官。長奉天吉林卜奎濟南等省軍民長官。承德張家口各都統。哈爾濱行政長官。並轉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慨自赤化蔓延。道德淪喪。理性澌滅。人欲橫流。本大元帥受諸帥推戴之殷。人民付託之重。思以道德仁義。與諸將士戮力同心。挽此頹波。共維大局。是以對於各省袍澤。但能以討赤為職志。不以附赤為標題者。無不曲與優容。盡力扶助。自問此心。可質天地。閻錫山長晉有年。從前一切政變。向不參預。上年為馮逆所迫。圍攻大同。蹂躪雁代。晉北不保。太原垂亡。閻錫山信使往還。疊電告急。搖尾乞憐之態。如在目前。本大元帥以晉省係完善之區。晉民多純樸之眾。倘被赤徒惡化。地方不堪設想。用是激勵諸軍。力攻南口。接濟械彈。救其滅亡。南口既下。大同解圍。我軍直趨綏北。轉戰數千里。兵無宿糧。馬無積秣。甫克掃除綏境。功成之後。舉土地俘虜械彈戰利品一無所取。拱手讓晉。口不言功。此上年已往之事實。對於晉省人民。對於閻錫山個人。可謂仁至義盡。足以大白於天下者也。不意閻錫山狼子野心。認賊作父。年餘以來。醉心赤化。倒行逆施。反顏事仇。與馮逆相勾結。今年春間。竟於我軍攻豫之際。出兵石莊。意在斷我歸路。截我輜重。幸我軍見機尚早。全師而歸。當此之時。我軍若問罪興師。理無不可。本大元帥意存寬大。曲予優容。仍不忍以救

奉晉戰事中之雞鳴山京綏站

晉者禍晉。非眞於閻錫山之多行不義。毫無聞知也。自襲取石莊後。對於直境附近各縣搜括騷擾。宣傳赤化。無惡不作。疊經派人疏通勸告。迄無悛改。其禍晉禍國之心。路人皆見。上月二十九日。突在大同附近截刦火車。扣留我軍官佐。並敢進兵察境。公然敵對本大元帥維持大局維持晉省之苦心。至此乃忍無可忍。茲已分飭諸軍。實行討伐。惟是上年驅除馮逆之後。北方大局。允可小安。今閻錫山被人利誘。甘爲戎首。是破壞北方大局者。閻錫山一人當負其責。本大元帥護國救民。始終如一。晉軍晉民。皆我一體。但期殲厥渠魁。決不窮兵黷武。倘閻錫山能悔過息兵。或其部下能自拔來歸。仍當一體優容。不追既往。從前犧牲多數。倘能以綏晉境地歸諸晉軍。今雖不得已而對晉用兵。仍必顧全晉省眞正民意也。特布區區。敬告有衆。大元帥冬印。張電發後。復於四日另下討伐明令。原文云。迭據直隸督辦褚玉璞。察哈爾都統高維嶽。先後電陳。山西督辦兼省長閻錫山。擅調軍隊。盤踞直境井陘獲鹿靈壽順德等十餘縣。並在石家莊遮斷京漢路交通。阻撓討赤軍前進之路。本大元帥以該督辦素以保境安民爲自全之策。此次種種妄舉。或係受人煽惑。並非出自本意。故迭飭各地駐軍。節節退讓。所以曲予優容者。一則保全地方。不忍使三晉人民慘遭塗炭。一則閻錫山苟有絲毫愛國之心。冀其最後省悟。仍循正軌。詎該督辦近復收編匪隊。縱容滋擾。深澤藁城晉縣無極等四縣。荼毒生靈。突於九月廿九日。在察境京綏線永嘉堡西灣堡破壞鐵路。扣留客車。及中央檢閱軍隊人員。同時並在石家莊一帶進兵。犯各該地駐軍。施行攻擊。似此弄兵思逞。蹂躪地方。破壞和平。甘爲戎首。既屬人民之公敵。即爲國法所不容。應即聽候嚴行查辦。如係被人利誘。悔過息兵。仍當寬其既往。俾圖晚蓋。倘有抗拒情事。著由各路駐軍一體痛剿。以維大局而靖地方。其有被迫軍官。准其自首。一經查實。免予追究。仍量加任用。倘始終不悟。甘心附逆。一律重懲。決不寬貸。此令。此奉天對晉之文章也。至晉對奉天。據上海一日電稱。閻之誓師文。業在甯滬露佈。晉代表劉樸誠於三十日出席南京特委會之報告晉方對奉用兵。發表通電情形。馮玉祥代表劉驥。同時亦有陳述。閻之誓師電。附錄於此。革命本不得已之舉。是以本總司令。雖師發在途。猶不惜委曲婉轉。與口口口相周旋。原冀有所悟悔。以期和平解決。乃半載以來。屢與開誠相商。終見固拒。近更龐然自大。盤踞口口。不謀與民合作。只求一己尊榮。且日肆以武力壓迫國人。既無悔禍之心。何有改善之望。我師旅久滯於途。而士怨車輛常留軍中。而田荒。既忍無可忍。又望無可望。茲不得已。隨諸同志之後。誓師北伐。以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以達救國救民之目的。今與諸將士約。行軍所至。必須不擾民。與敵相遇。必須不怕死。怕死者殺不赦。擾民者殺不赦。更與將官約。痛除地盤思想。省政由省人解決。國事由國人解決。以奠國基。尤願國人以公平內政。圖全民之協進。以改善外交。謀國際之平等。國事甚大。治理甚難。勿輕易。勿憤激。當憂深思遠。愼重將事。敬爲此誓。閻錫山豔。而南京政府於本月四日亦有一討伐令焉。又張韓到保後。於五日發一微電致閻。責以破壞大局。未有鞭弭週旋事非得已等語。原文如下。

百帥勛鑒。頃得南京確報。知公與煥章定約。協以謀我。將信將疑。而貴軍扣車拆路之耗又至。沈機一發。夫復何言。所不能已者。我兩方數年合作之精神。千里驅馮之成績。一旦毀棄無餘。令人耿耿耳。民國以來。公既昌言保境。我方亦志在安民。玉帛往還。信使不絕。前歲煥章甘冒不韙。陰行詭道。煽惑友軍。公與家君同申大義於天下。是以有張綏之役。道則相同。功則相讓。裘氈雁門。蔚廣綏遠。未爲過也。曾幾何時。一變至此。良心迫我。

如鯁在喉。故復略而言之。嘗聞大人不顧小信，霸者不恤人言，不圖今日親承高義在公高掌遠蹠。非可以常格相繩。然不顧感情。當計利害。不泥小節。必為遠圖。今北方未殘之局。公悍然首為戎首。而破壞之。黎元難堪。青史尚在。天下後世視公為何如人。此學良麟春所未解者也。三晉河山。艱難締造。十有六年。公苦心傾盡世所傾慕。今忽衍局外之誘。興無名之師。激非常之變。不至糜爛其民不已。表裏山河。必無慮乎此。又學良麟春所未解者也。夫榮辱在其所取。成敗視其所與。論者謂公交鄰之道善矣。

奉晉戰事中之正定

今忽盡返所為。為問北地胭脂之亂。所亂者何地。命亂者何人。公憶之否耶。大同懷左。奸淫焚掠之慘。滅倫絕理。士民至今切齒。公知之否耶。公如云保守。不必視友為仇。公即有企圖。何為認賊作父。人心固不可測。天性必無改移。證諸往事。為友為敵。固可了然。何去何從。豈容自誤。公今所爭。究為何事。所戰究為何人。就令我軍全數出關。北方大局能統一乎。煥章交情能永久乎。苟一思之。不寒而慄。學良麟春追隨戎馬之日久矣。天日不愧。何懼於公。而獨為我公懼也。昨詢仲雅。亦復無詞。顧特表公誠懇然則言與行背。得毋事與心違。往復百思。不得其解。彼方李二公自為其友造機會。耳公聽之信之。至背信棄義而不惜。何為者耶。今昔相衡。吾友安在。往事已矣。公既有必戰之心。學良麟春亦無退縮之理。鞭弭周旋。事非獲已。臨書待命。不敢告勞。即承動定。不盡。張學良韓麟春叩微(五日)

## 晉馮攻奉計畫

晉軍此次戰略。據軍事家觀察。已一變北方向來正面激戰之老法。而多採游擊戰攻之方。其最得意之便衣隊。在京綏京漢沿線。時有出沒。雖未有大患。而亦時虞牽擾。晉軍此次進兵。共分五路。第一路即係向張家口而在柴溝堡激戰者。第二路即由天鎮向東南繞至宣化。現此兩路皆已到達目的地。第三路由蔚縣襲南口之後。此路甫發動。意在搗南口之背。俾京綏正面之晉軍可少犧牲。但奉軍當局。亦已偵知。對此路甚為留意。當可免如宣化之前轍。第四路為石家莊，即在正定與奉軍十五軍曾激戰者。第五路在石莊以南。沿京漢線。預備牽制大名之直魯軍。但現因馮軍一部。已抵順德。此路晉軍業撤回。加入第四路作戰。此為晉方計畫之大略。而奉方對於以上各路。現在亦均有相當佈置。對於現有防地。應無再行放棄之事。連日京中關於軍事謠言太多。官方公佈消息。復多隔閡。至河北馮軍。聞係由石友三統率。馮本人尚在鄭州。駐彰德馮軍安樹德吉鴻昌等師。三日乘京漢車四列開到順德。一部或謂已抵石莊。又韓復榘軍兩師。聞亦由鄭州向河北移動。對於隴海線。聞亦有準備。意在牽制魯軍。而其情形不詳。

## 奉方軍事佈置

奉張自聞于珍等被扣。態度極為興奮。對於軍事佈置。多躬親調度。陞于芷山為軍長。令率部增援京綏。京外各將領奉[illegible]電

召後。張宗昌二日晚由濟到京。韓麟春楊宇霆三日晨先後由奉赶到。幹部連開兩次通宵會議。對軍事方針大體決定。(一)津浦線由第一方面軍扼要防守。暫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宗旨。(二)閻錫山此次反奉。係以馮玉祥爲後援。此路最爲重要。二七兩方面軍應依照原定步驟。努力向汴鄭發展。以斷馮閻之聯絡。此路總副指揮。仍以張宗昌褚玉璞分別擔任(三)閻錫山因奉主力軍在京漢線。故對京綏路猛攻。意在分散兵力。其實閻之目的。仍重在京漢線。此線由張學良韓麟春擔任指揮。先取守勢。(四)京綏路方面決定由張作相湯玉麟分擔正副指揮。一切照原定計畫進行。亦應先取守勢。(五)關於討閻一事。除由大元帥發一冬電外。應再補一明令。因申明中央不得已用兵之苦衷。四日晨張作相赴京綏。張宗昌返濟南。張學良韓麟春率八大處人員往保定。又令吳俊陞爲東三省邊防總司令。暫駐奉天。仍兼黑省督辦原職。事實上代行東三省保安總司令職權。奉軍全部入關。由吳直轄部隊任奉天守備。以固省防。奉方對晉觀察。以爲晉省實力不多。接濟困難。利在速戰。故頗主張退至險要地點。嚴陣固守。以待晉軍之疲。京綏以張家口非可守之地。決計放棄。集中實力於康莊懷來居庸南口。京漢則分定州高碑店兩路固守。待時而擊。此軍事布置上之大概情形也。

## 奉晉實力調查

奉晉軍在京綏京漢。兩路實力。傳說極不一致。但雙方可應戰人數。至少均在十萬以上。綜合各方報告。事變前奉晉防軍之分配情形大致如下。

(一)京綏線　奉軍以高維嶽之第九軍爲主力。轄三師一騎兵旅。第十六師郭希鵬駐豐鎮。第十九師孫德荃駐張家口。第二十二師賞聯芳駐張家口。察區騎兵旅董懷清駐集寧縣。此外駐宣化懷來一帶者。爲湯玉麟之十二軍。熱河後防。則爲熱軍一部及于芷山第八師等。晉軍以商震爲晉綏軍左路總指揮。所有駐大同之第十四師李服膺第十五師李生達。駐包頭之第九師吳漢華。第五師王國靖。駐綏遠之第一師李培基。駐歸化之第三師楊士元。及譚慶林之騎兵等。皆爲統率。奉以原防軍兵力較單。調涿州淶水昌縣等處之吉軍約二萬人。赴宣化懷來增防。北京之孫旭昌師及鄒作華砲兵一部。亦奉令開往西北增援。

(二)京漢線　奉軍大部皆屬於三四方面軍團。轄軍六。每軍人數或三旅或三師不等。十五軍汲金純駐最前線正定。共有楊德生白文林鮑毓麟三旅。十六七聯合軍軍長胡毓坤榮臻駐定州。十四師秦永義十九師李樹林。二十師丁喜春。二十七師應振復。二十八師孫兆印分駐定州新樂一帶。第八師萬福麟轄李振唐趙有光兩師。及馬占山之騎兵師駐保定。第十軍王樹常。十師劉輔庭。二十四師韓光第。二十六師楊正治皆駐保定。二十九軍戢翼翹。師長富占奎。黃師嶽。何柱國。駐高陽河間任邱。此外十一軍劉偉部。轄蘇炳文李萬斛安錫嘏三師。原駐津浦北段近亦奉調一部開京漢助防。保定以北之吉黑軍共約二萬餘人。駐守高碑店。除一部赴京綏外。餘仍留原防。晉軍在石家莊者。以徐永昌部爲主力。孫楚部擔任前鋒。餘不詳。

## 開火以後情形

廿八日雙方在柴溝堡衝突。後高維嶽軍以事前未有準備。倉猝應敵。似頗不利。晉方復另遣一軍由側面攻宣化。奉軍爲戰畧上關係。遂放棄張家口。高維嶽率部退宣化懷來之線。與湯玉麟聯合。張作相亦率援兵趕到。據官方稱截至目下止。前線已轉危爲安。此後將

專守宣化以下之要塞。下花園為第一道防線。懷來為第二道防線。居庸南口為第三道防線。連日京綏輸送軍隊輜重不少。對防禦工程。殆將積極佈置。但此三線中。僅下花園有山可守。懷來即無大險。保守不易。居庸南口雖稱天險。然其險殆在南而不在北。該處地勢。愈北愈高峻。而一至康莊。即與張垣高度相等。自北而南。幾有高屋建瓴之勢。非復前年奉軍攻南口之可比。此後京綏戰事。殆將以懷來下花園間為決戰地也。張家口放棄後。三日上午。奉軍幾全退淨。晉軍第九第十五兩軍。即已逼張口附近。下午四時許。晉軍馬隊由卞玉第率領約百有餘騎。先至張垣。將散兵驅除。而第[illegible]軍長郭澤生。師長李生達亦續到。出示安民。地方秩序。方以略定。至晉軍是否現已越張而南。尚無報告。京漢自卅日起。前線十五軍趨於不利。幸十七軍馳援。得撤退新樂。孫楚部晉軍佔正定。逼新樂。奉軍主力集正定。張韓到保。正調度各軍應援。此外保定北之高碑店。奉軍亦極重視。有所佈置。當係防紫荊關易州一路也。京綏客車。自三日起。因缺乏車輛。未能開行。京漢車三日僅通定縣。四日則又縮至望都。且沿途兵車太多。路軌擁塞。每次到站。必誤點甚多。商旅從此又大感不便矣。

被晉軍扣留之于珍

# 南方政局

（十月五日記）

此一星期中。南方政局。殊無進步。其最大問題。為南京特委會之受兩方攻擊。政府基礎未固。而三派統一。仍有暗潮也。武漢自上月二十一日根據八月中武漢政府之訓令。成立武漢政治分會。統轄鄂皖湘三省。其下設財政委員會。自理三省財政。凡三省任官。皆以該分會主之。寧政府決議以陳調元為皖省主席。武漢分會則發表以何健代理皖主席。何本在皖。而陳不能到。故雙方爭點之具體化者。為皖省誰屬是也。關於特委會之地位。武漢黨部原決議否認。汪精衛到漢解釋之後。於上月杪以政治分會名義。認南京特委會無合法根據。惟關於外交北伐反共三政策。承認南京為事實的政府。蓋在承認與否認之間。南京則因曾決議限十月以前取銷各地政治分會。故於武漢分會。視為抵觸。曾疎通武漢廢之。武漢不顧也。皖省軍事方面。唐軍展至蕪湖以東。寧方第七軍與之對峙。未臻衝突。而陳調元軍柏文蔚軍等。皆無地可居。不安殊甚。唐軍原擔任津浦戰事。實則未動。惟以經營皖南為務。程潛軍亦受唐壓迫。漸由皖南北移焉。寧政府不得已。疊催汪精衛復職。汪兩電辭謝。稱以黨員資格奔走黨國。不任職務。本月二日。孫科張繼許崇智伍朝樞等乃偕赴廬山就汪商大計。此會之結果如何。稍堪注目歟。然特委會之受攻擊。不止上游。江浙兩省黨部。皆發宣言反對特委會。尤指責西山派。惟軍人尚無顯著之反對。故猶可相安耳。而軍人間則別有問題。其最要者。為何應欽對周鳳歧事。何壓迫周鳳歧。周辭主席及軍長

各職。而浙人以周爲浙軍。懼何部吞併。乃起挽留。周態度遂改趨强硬。本月一日有白之電。伍文淵亦不就代軍長並辭師長。軍委會調停其間電周勿辭。一面任何應欽爲浙江主席。迄最近止。何尚未赴任也。至於第一第七軍之關係。何白李之關係。外電謠傳雖多。尚無事實可徵。

張發奎之回粵。亦爲一大變化。汕頭戰事述於另條。茲惟記廣州之事。張到粵後盡易李濟琛所委要職。一面聲明指南京特委會爲不合法。張現在地位。持論近武漢文人派。而並非親唐。大抵最接近汪精衛。蓋亦合粵人治粵之意焉。李濟琛上月十三日會宣言汪蔣並擁。張則極惡蔣。刻下李既失權。蔣不復能指揮粵省矣。

要之南方既困於黨的糾紛。復苦於軍的爭競。寧政府之基礎。顯不鞏固。將來解決。俟諸全國第三屆代表大會。然各省黨部日在改組中。西山派專力黨務。尤啓左派反感。則代表大會之如何能於明年元旦開會。又一問題矣。至以人物論之。將來較能控制者。仍爲汪精衛。蔣介石刻在日本神戶。無可述。

## 葉賀軍潰散

本週粵東軍事。共產軍兩次退出汕頭。殘餘有限。將不能成軍。東江局勢。可望漸就安定矣。先是葉賀軍復入汕頭。省軍退回艦上。賀龍在汕組織市政府。但黃紹雄於三十日克潮州。會合錢大鈞王俊等部。攻揭陽。葉賀部彈盡糧絕。棄城逃汕。共軍及革委會郭沫若周恩來三十夜乘大益小輪逃黃岡。農工軍退澄海。臨去槍決二十餘人。張發奎部發討共宣言。錢軍占領潮州後。王俊軍與陳軍一團相合爲右翼軍。自大浦方面壓迫三河壩葉挺軍。惠陽方面賀龍軍。似迂迴東莞方面。自梅縣北上入江西。共產軍乘小汽輪向惠陽方面逃走。行色靜肅。王俊警備隊與警察出而維持治安。市內平穩。葉賀等在汕所組織之赤色機關。盡被封閉。農民協會幹部被焚。黃紹雄軍二萬五千。三十日開到汕頭。賀葉軍向揭陽退却。黃軍甫入市。左派工人即行隱匿。右派團體等勢力復見抬頭。市中各處粘貼之宣傳文一變。由赤而白。薛岳部隊一千名。二日午後五時入市。賀葉在汕前後不過七日。而征斂總商會之現欵實達十二萬元。又運往揭陽之賀葉軍。聞將北上入贛。賀龍一部分已退入閩。蔣光鼐部到障汀截堵。薛岳王俊四日抵汕。葉挺部被黃紹雄改編六千。尚留二千在汀州上杭未就範。另據港電則謂葉部在韓江向黃乞降。黃收繳葉部鎗六千。降兵八千。現駐三河壩等處待編。黃等議定調薛岳兩團向澄海揭陽追擊賀龍部。在揭陽被陳濟棠所擊。死傷三千。被繳械數千。潮梅各機關人員被共軍殺害者百二十餘人。汕商會被勒去十三萬元云。

## 俄波協約與法俄紛糾

本星期歐洲政局中。關於蘇俄者有兩大事。皆吾人所宜注目。

其一俄波協約　本月一日。蘇俄與波斯簽訂條約數種。(一)保障中立條約。(二)平等相互的通商條約。(三)加斯比安海南岸採礦協約。(四)漁業協約。(五)關稅條約。(六)彼格雷威海港協定。其最重要者。爲保障條約。由齊趣林加拉罕與波斯外長哥里幹簽字。餘由加拉罕與波斯代表安撒利簽字。保障中立條約規定四項。

(一)締約國雙方不侵略相互之領土。

(二)不干涉內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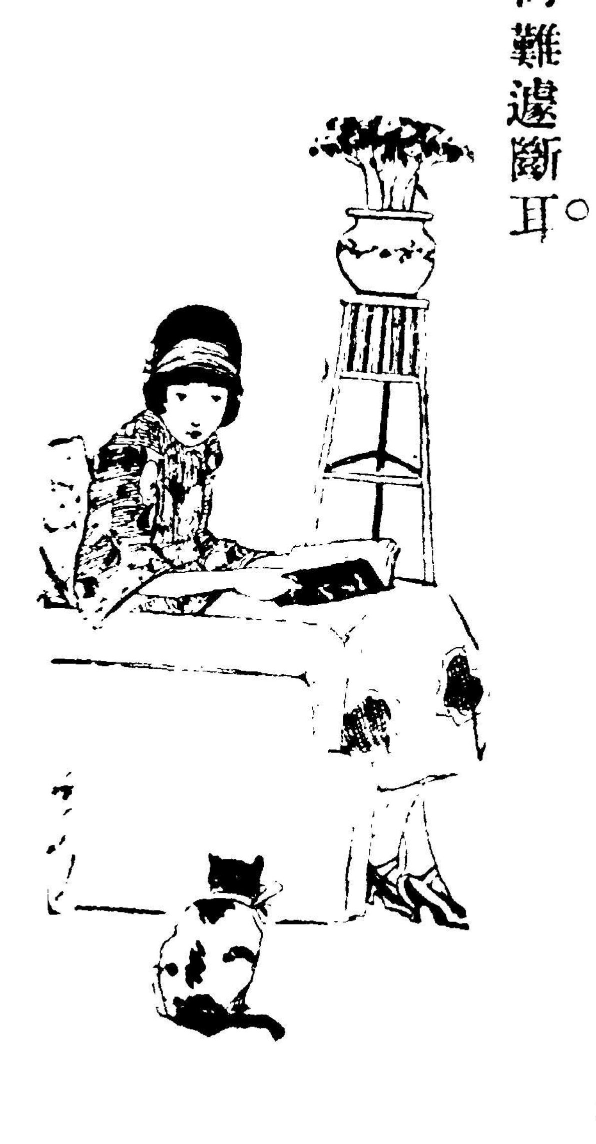
(三)與第三國不結政治的同盟。

(四)締約國之一方對於他方不行經濟的排貨及封鎖。

簽字之後蘇俄外交委員次長加拉罕向新聞記者談話如次。

俄波新約徹頭徹尾以平和為目的。與前者俄土之保障條約相同。蘇俄政府之對東洋政策精神安在。是由足以證明也。此次之俄波條約。實為對東洋諸國之模範條約。其有國際的意義。實在俄土關係以上。何以故。蓋以方今俄國及東洋諸國受帝國主義壓迫之際。此約獨能有增進東洋平和之價值也。

**其二・法俄糾紛・・・** 駐法俄大使賴高斯基前曾連署於第三國際之宣言。致法國右派政黨大起反對。羣請易使。然俄政府解釋謂連署宣言。乃個人行動。無關外交。是時外長白利安適出席日內瓦。法內閣未決。僅諷示願賴氏自去。而賴不動。一方俄法解決戰前債務之交涉。俄國方有讓步。將分期償法債。此歐戰以前法國所求之不得者。故法政府雖受右派輿論之壓迫。而不欲斷俄之交。白利安既回巴黎。乃電俄要求撤使。本月五日又電催之。俄國則於本月四日已用半官式聲明所反對。又齊趣林談。果召還該大使。則俄法債務交涉將大受影響云云。蓋以此脅之也。其結果如何。尚難遽斷耳。



# 一週大事日記

自十六年九月三十日起
至十六年十月六日止

（冷心）

##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五

△奉晉兩軍在京綏線衝突、
△浙滬商會慰留周鳳岐、
△吳淞口外、因海圻等三艦、駛近川沙、又有海戰、
△旅滬外人組法西黨、舉樊斯爲領袖、
△蔣介石到日後、即赴雲仙、
△奉天與山西間之電線、完全不通、
△閻錫山誓師電到寗、
△鮑羅庭乘飛機歸國、過西伯利亞、
△黃紹雄軍開入汕頭、

## 十月一日　星期六

△南京大學院成立、
△京漢線奉晉兩軍在滹沱河兩岸作戰
△寧政府決改捲烟稅、無論華洋一律徵百分之二七•五、
△何健電唐生智辭職政府主席、返漢口、
△陳以燊殘部自稱鐵血團、騷害沿海及太倉常熟一帶、
△寗外財法交四部長及大學院長蔡元培均就職、

## 十月二日　星期日

△張作霖發表討閻通電、
△張宗昌韓麟春到京、
△南京容納滬商界建議之經濟會議、委員係虞德和等二十餘人、
△京綏奉晉兩軍在柴溝堡激戰中、
△京漢路最前線在新樂縣南十八里之東長壽、
△德總統興登堡八十誕辰、市民致敬禮者數十萬人、
△北京軍警第三次搜查京大師範部、
△寗第七軍將王普部改編之獨立師在下關繳械、

## 十月三日　星期一

△南京通電續發二五庫券二千四百萬元、
△陳以燊殘部洗刼浙江湖州和平鎮、
△晉軍李生達軍入張家口、
△京綏奉軍以下花園爲第一道防線、懷來第二居庸南口第三、
△寗財政監理會決改軍政費爲每月八百萬、以三個月爲度、
△蔣介石到神戶謁宋母、
△楊宇霆到京、

## 十月四日　星期二

△南京開鹽政會議、
△奉軍注重易州防務、
△北京發表討伐閻錫山令、
△京漢綫奉軍以定州爲集中地、
△孫科由寗到滬即赴漢、
△何健部隊有向下游移動之報、
△寗允月撥江西軍費九十萬元、
△上海招商局碼頭職工罷工、
△馮玉祥電調張樹生回豫、
△南京決定宣佈北伐令、

## 十月五日　星期三

△京漢線重兵集中高碑店、
△孫科張繼居正許崇智、赴廬山勸汪到寗、
△滬寗撤銷一切清黨機關、
△北京通令停止雙十節慶賀、
△滬寗沿路又有匪警、

## 十月六日　星期四

△京漢前線在青風店（定縣北一站）
△京綏前線在宣化懷來間、
△京漢票車至保定、
△加倫由滬赴日本、
△鄭洪年就南京財次職、

# 泗水僑民之婚律

（光）

泗水華僑結婚證書。向由通商局給發。當地政府對於此項制度。多採用華族習慣。參以西法。故男女因事離婚。僅具理由。官廳即可批准。將婚書撤銷殊無重大問題。然自數年來設立戶口註冊局。變更婚律。如東方各民族有欲結婚者。男女雙方各偕主婚人及證人齊至該局。作定證書。始稱爲正式夫婦。否則無效。自新制頒行以來。關於離異一層。制限極嚴。一方雖具充分理由。他方若不贊成。終身守候。亦不能批准。然亦有可以批准之案。惟經過手續之繁難。須至數年之久。始獲解决焉。

# 到西北去（續）

豐川

（一二）狂歌西北的文化

乞鬼神禱上帝，本來是人到萬不得已時之所爲，然而在我們貴西北不是這樣的！怕窮供財神，怕沒有地供土地，怕馬不下騾子供馬王，怕遭旱災有龍王，怕遭水災有河神，這個也是神，那個也是神，幾乎每事每物，無一非神矣！如果在過年的時候，看這些神的熱鬧，眞有應接不暇之勢。門神，戸神，井神，碾神，磨神，甚而至於米神，麪神，炭神，灰神！這些神倒很不客氣，只要在墻上有個窰子，便是他的宮殿；屋頂有個窟窿，也是他的住宅。供上兩塊饝饝，一個油糕，這便是神，這便受人崇敬不止，除此而外，在西北還有一種神是極與旺的，名曰大仙。這個神什麼也能作，他可以上人身，要人替他說話。這位神更容易供奉，平時不吃別的，只好吃一條麻花，（他處有稱油滾者）兩個雞蛋，也不到闊人家裏去，最好在賭塲裏存身！只要他上了身，什麼問題也可以解決。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給人開個藥方子，瞎子也可以看見病人的靈魂。老友張愷然不知道爲什麼病了，病得很厲害，請大仙給看了好幾次。我在天津y報作事的時候，曾經找江吉甫去算卦，在這位神前禱告了十來分鐘。這神的本領，可云不小！但是我在家裏的時候，聽許多人說，本軍爲得破除迷信，各地捉拿大仙。說也奇怪，如此有本領神通廣大的一位眞神，竟然怕捉，跑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昨天從車站進城的時候，看見幾個人從城外的大仙廟裏出來，似乎是進去問卦來。在綏遠的大仙廟，規模宏大，建築整齊，如果初次看，決不敢認。這是已經多年的迷信了，西北人打不破的迷信了！我如果是綏遠的革命者，別的都不作也可以，只是這種工作不能不快作！不管他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地方，也不管他是軍閥宰割的地方，只要能實行社會迷信的剷除，那便是眞實的革命！在剷除社會迷信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打倒大仙爺！」如果大仙可以打倒，則社會之迷信，可以取消一半！

在西北，隨時隨地，都可以看見迷信的行爲。天不降雨本來只是天不降雨，還祈禱個什麼！然而今天也祈雨，明天也許願，花錢無數，還是依然不雨！——這件事，我不能單責西北人，因爲北京，天津祈雨的運動，比西北還來的有趣！元老們不但是人中的聖賢，簡直和上帝還有來往，這眞是小子未曾想到的事！

西北，還有許多迷信，多的很，說是說不完。人與人的談話

，除去迷信，沒有別的！再看唱戲，什麼陰陽河，罵閻，：：唱來唱去，只是些迷信！官廳只知道禁止淫戲，而不知道禁止迷信戲！今天上午，我到民樂社前邊的本地戲場裏去，看了一齣牧羊卷，到朱春科母親被雷劈之後，大家都說「老天靈驗！」我當下很生氣，然而又沒有法子！——我寫到這裏，閻丞在旁邊說：「你不是瘋了嗎？狂歌西北的文化是這樣歌嗎？」我說：「這不是西北的文化嗎？」閻丞坐在那裏不語了。

同胞們！請看呵，我這狂歌着的西北的文化！

（一三）從舊城到新城

八月八日上午起床很早，也不過八點的時候，我和閻丞便到廣和元去喝茶。——當然綏遠的習慣是這樣，早晨喝茶的時候，吃上幾樣燒麥，便把早飯過去了。——我很主張晚一點去，但是閻丞說，晚去了便找不着地方坐。這是實在的情形，我憑了去年在此住過一月的經驗，知道這些茶館不過十二點是要關門的。兩個人到了廣和元之後，果然人已坐滿，一個桌子上總坐四五個人，每人都要銜一枝旱煙袋，那種氣味，過於難聞了。也是不得已，既坐在這種茶館子裏，便得坐個一兩點鐘，甚而至於三四點鐘都說不定。他們是閑着無事，在此消遣，想不到我們也受了很大的影響。

廣和元離第二閱報所不遠，吃過早飯，便到裏邊去看報。據閻丞說，這是綏遠模規很大的閱報所，誰想進去之後，却是一間小屋子，當地放了一張桌子。還算不錯，桌上居然鋪了一塊白布！我細看了一次，裏邊所有的報是：北京晨報，順天時報；天津益世報，庸報，此外，還有本地出版的革命日報，民報，看報的人很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可是這些報紙，都是前三四天的，最早的也已隔了兩天了。那本地出版的報紙，又是取材於外埠各報，當然也無新聞之可言了，昨天我和閻丞曾到革命日報社去參觀，社長，編輯都在衙門裏辦事，只有一位會計先生招待。而這位會計胡先生倒是很老實的人，他很不客氣的說，革命日報的新聞完全是剪的，並且從益世報與晨報上剪的最多。

從閱報所出來之後，便計劃着分手作事；他到總管署去打聽津貼，我到新城去見商震。——見商震是今天早晨猛然想到的事，因為聽閻丞的叔父說，要想知道西北近來和未來的狀況總是都統知道的詳細一點。我也想，自從入了西北旅途之後，所得新聞，大半偏於社會方面，大同也曾得到幾個關於軍事及政治的，然而不甚詳細，不如再問問他們，倒覺得可靠。兩個相隨着走過乃莫齊召時，我又想起綏遠特有的古蹟。去年因為一個召字，弄得我糢糢糊糊，悶了好些時，後來經壽亭的指示，才知道召就是廟。並且他說綏遠有四大召，八小召，七十二個面面召，果如此，則綏遠實為產召之地了。我因為去年看了幾個召，給我的印像很深，於是今天又和閻丞進乃莫齊召去走了走。裏邊除去幾個穿黃袍的喇嘛而外，沒有看見什麼，只是那一叢叢的青草，倒有點看頭。出了乃莫齊召，我便東去，閻丞便北走，兩個人約定在民樂社相見。

走出舊城的東門，便可以望見新城。舊城距新城，共七八里路子，馬路很寬，兩旁楊柳依依，清水潺潺，倒是一個有景的地

方。如果在夕陽西斜的時候，在這條道上慢步，看那晚霞的燦爛，聽那枝頭小鳥的歌聲，實在如在圖畫中生活！在道上可以望見車站，車站東南方面的公醫院。——綏遠的公醫院，是西北的第一個大醫院，而且是慈善性質。此外，往南望去，一片田畝，阡陌縱橫，一種新鮮之空氣，頓使吾人振作精神不少，走到新城的附近，看見許多人正在城墻上塗字，遠望字體很像中山先生手筆，想是模仿者。走近看時，所塗是建國大綱全文，我於是起了一種感觸！

一個人在街上閑走，免不了東看西瞧。新城的馬路，正在修築，沙質很堅固，由西門到都統署，已經修好，正用汽碾在此，來回不停。墻上的標語，比舊城還多。因為沒有要事的關係，走的時間很長久，到時已近兩點。在都統署外，看見衛隊正在演習大刀，精神很好。我走進傳達室，把名片遞給門夫，他當下把我引到客廳，不大的工夫，有一個中尉副官，拿了我的名片，進來問我見都統的意見。我對他說明之後，他說：「都統今天正到教導團去考試新生，從八點出去，現在還未回來。如果先生沒有要事，可以在此等候一會，大概也快回來；如果還有別事，那最好先去辦，到四點鐘前後再來。」我因為沒有別的事，於是便坐在客廳裏等着。一個夫役送來一盃茶，以後便不見什麼動靜。我在客廳裏，從玻璃中望見檐前許多牌匾，有一個是市民送張紹曾的，上寫「威鎮邊陲，」還有幾個寫「邊民感戴」「九邊為懷」：：等等，我的眼光很壞，沒有看見旁邊寫了些什麼字。對面也是一個客廳方磚上有馮福祥題的「開誠布公」四字。屋子裏都是白紙寫的標語，而且是國民軍李鳴鐘當都統時的痕跡。有兩塊是李炘寫的，用鏡子裝起來。我很想把這些標語寫下來，然而筆裏沒有水了，真是敢急無法！

我坐過一點來鐘都統(商震)還未歸來，心裏未免有點着急。後來那位副官進來說，都統先在教導團吃飯，一時不得回來，派參謀長和秦先生談話。我於是被引到參謀處，和參謀長李曉滄先生談了大約一個半鐘頭，便告辭而出。(李氏與記者談話，曾載大公報，閱者可參閱，茲不再述。)

歸來時，一個人感到寂寞，而且天氣已不早，只得坐轎車子走了。又留了一次心，看見新城和舊城的街壁上，國民軍留下的標語，如今還照樣存在。這可以說是西北應該注意的一件事！

(一四)一位講演員

從新城歸了舊城之後，便到民樂社去找閻丞，閻丞果然在那裏站着。兩個坐在一條凳子上，看了一段盜御馬，同時我告他到新城的經過。不大工夫，民樂社的戲散了，看客們，樓上樓下，男男女女，都爭先恐後的跑出來！我和閻丞本來打算去吃飯，但是遇見一個朋友，他總要在那裏等看女人。沒有法子，我們也只得陪着他在那裏站一會。人們剛剛散了之後，一個四十上下的老頭兒，手裏拿了鈴子在戲院門外直搖。我問閻丞，閻丞說是裏邊有人講演。我無論如何非進去聽聽不可，閻丞起初不願意，但是受不住我的強迫，也只好進去了。那時，沒有幾個人在座，而且戲院子裏正在掃地，弄得滿院塵土飛揚，臭氣難聞。我們正打算要往外返的時候，一位講演員上台了。

並不是我有意說他，我的確從他的兩眼兩眉，一個嘴的觀察上，我又知道他是一個五台人。果然他一開口便是：「昂（我）今前（天）黃（和）年（你）們剪（講）演三民主義，」這是鐵證，這是五台人口音的鐵證。他自己先標明所講者爲三民主義。但是，我很失望，我聽了半天，也沒有聽出他是講演三民主義！我覺得他是在台上背他的家譜！閻丞無論如何也要走了，我還是不肯。後來聽到他說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辦法的時候，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再聽下去了。他本來是向民衆宣傳三民主義的人，他應該是明瞭國民黨組織的人，然而，我聽他的話，恐怕他連一本三民主義也未曾看完。如此宣傳革命的人物，如此爲黨工作的人們，大概在綏遠是不少的。——然而這已經比大同好多了。第一件能夠把「三民主義」不說成「三民注意，」也可以說是不容易得到的人物呵！

本來已經坐滿半場子的人，如今又走了三分之二了，留下的恐怕還是他們自己的人。我也覺到無聊，聽講演好似中了催眠術，一陣比一陣想睡覺。沒法子往下繼續，還是和閻丞出來吧。但是，走到門口的時候，一位把門者把我攔住。他說：「先生，這就快完，請再聽一會兒，」我由他這一攔，不知怎麼不高興起來，說：「我們還有別的事！」他又說：「有別的事也只好等會辦，人走完了是很不好看的！」閻丞說：「不好看還比不好聽難受嗎？」那個人知道說也無效，於是由我們出來。但是後來要出來的人們，都被他攔回去了。我雖然出來了，總覺得有點對不住那位講演員，因爲他也是宣傳主義的一個人呵！



（一五）武裝起來！

九日下午，我和閻丞從城外散步歸來，覺得肚裏有點餓，於是走到北古豐軒去吃飯。夥計招呼上樓我們沒有上去，因爲我們疲乏到連多走一步也沒有精神的程度！在樓下，兩個人要了兩個菜，一壺燒酒，對酌起來，無非說些天南地北的話。肚飽之後，便走出古豐軒，正打算到民樂社去看看。想不到剛一出門，身後有人喊我，這實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忙着回頭看時，呵！原來是鯨川，我們的老大哥！握手之後，互相都說是奇會。我一時因爲和鯨川說話，忙了給他介紹閻丞；同時他也忘了給我介紹和他在一塊兒的一個武裝朋友。——鯨川穿着灰色的中山服，戴着灰色的禮帽，一望而知在軍隊裏作事。彼此說了幾句不要緊的話，便問到一年來的經過。我在y報作事，他早已知道，在三四月間，他曾從鄉中寄給我一封長信，當時我也回過他一封，到現在我怎麼也想不到他離鄉而西來他也想不到我遠遠的跑到綏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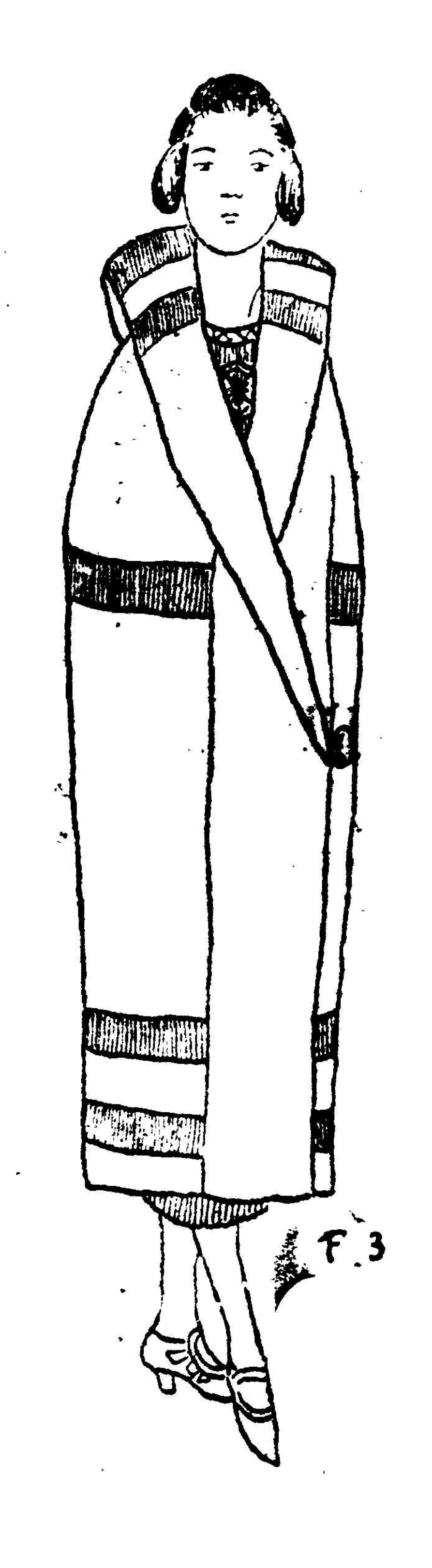
在路上，他說：「去年畢業之後，你們東的東去，西的西往，只留下我和少數同學在宣化。那時的無聊，實在無法形容，形容起來也是沒完！我因爲郝君的介紹，於是在國民第三軍的一個團部裏，當了政治教練官，同時劉瑞亭當了軍需官，這投筆從戎的故事，也就開始，不想幾天工夫，國民軍敗退，瑞亭隨之西去，我那時已經開到山西，走時便沒有走，在家裏無聊了幾個月，便又跑出來。」我對於這些消息，已經早已知道，並且在去年聽朋友說的。——在同班卒業的朋友中，我得到關於各人的消息，比無論何人都多。這一來是我費心去打聽，二來是報告的朋友太

多了。有時同一消息，要得到數人的報告。我於是把我知道的消息，完全告他。——馬興朔，韓志誠，滿存智在直魯聯軍當了小官，興朔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共給過我五封信，最後的信是由安徽亳州寫的。從那封信之後，我再也接不到他的信了。我實在奇疑，我疑心他們是被黨軍俘虜，我疑心他們是遭了不測！徐振明在讀慶霖部下作了事，現在已到山西。黃友陶和董若梅是嗚呼哀哉了！東陽是實行國民革命的，天民是帶了家眷在北京討着闊人生活的。王雲甫和龐鍾秀，到太原住了軍事政治學校，王子賢在陽高黨部裏担任常務委員。經芝祥剪了髮到武昌武裝去了，如今又入中山大學。還有郝笑天，李郁虔，董懷清，張振瀛，王類吾幾個人在北京住了學校。——我如此報告鯨川，鯨川覺得很滿意，因為他久已不知下落的朋友們，在我的口中又知道了近況。

說着時，已經走到我們的住所，那位武裝朋友途中告辭走了，只留下我們！鯨川又說：「我現在在包頭駐，擔任十二團的軍需。不過我想還是整個武裝起來為是！我昨天曾到都統署去考試，預備住政治學校的軍事科。將來如果有個機會，便有實權在握。像這樣居人之下，終久也非得計，不如痛痛快快的幹一下，成則主義可以實現，敗則不失丈夫！」這幾句話，在我聽了很奇怪。要是則別人說時，我還覺得可以信過去，鯨川說時，我在像在作夢！因為他是同輩中最年長的一個，在校時總是持着穩靜態度，連激烈話都不聽說，如今却是如此的勇敢。並且他還說；「我們只怕沒有主義，如果有主義，什麼事情不可以成功！我以為我們青年人，無論何時不能懈怠，不能把自己的主義失掉。」我很清楚他的話是在激刺我，但是我並不怨他。因為在校時，我是常常對人說着這些話。後來我把我的職業的關係，對他說了一次，他還是有點疑心我在作鬼！

許多朋友，男的三十來個，女的十幾個，在校時都是有作有為的，而今只過了一年，便默然無聞了。友陶若梅，雖然有志，然而是已死的人，那怎麼也無法補救！興朔志誠，武裝以後，至今不得消息，這雖然是不得已的工作，也還繼續着在外邊奔跑！留下那許多人們，也不知道作了什麼，既不見面，又無音信！——還是報紙流傳的遠一點，或者可以跑到我們無音問不見面的朋友那裏去。那麼，我藉此機會，便告訴我的朋友們一個消息；向來默然無主張的鯨川，如今已經武裝起來，而且還在西北工作着！

我不知那些沈淪的朋友們聽到這個消息，起什麼樣的感觸，我自己便有點自慚形穢呵！人生最難決定的焦點，便是努力與墮落的歧途！鯨川兄，我虔誠地祝你武裝倒底，祝你武裝在將來的成功！



# 栗譚

（龐海樓）

杜甫寓蜀。採栗自給。山家窶窮。莫此爲愈。秋涼已屆。栗漸上市。栗子受秋令金生之氣而生。功有補腎而益氣。止瀉耐飢。以之爲茶食品。尤爲相宜。考栗子可分爲三種。大者名大栗。產自徽州。肉硬不易消化。最小者曰毛栗。產自吳中諸山。及吾邑虞山者爲最。中秋後。栗味益濃。甜香可口。食之能使齒頰生香。毛栗尤以炒爲上。炒則去其水氣。而其甜味香味益著。又有良鄉栗子。味甚佳。考栗生在樹上。其外殼嚴密如針刺。大於實者數倍。驟見之幾疑爲小蝟也。剖之果乃現。陸放翁有蝟刺折蓬新栗熟之句。信然。考隨息居飲食譜。謂栗軟時嚼之。作桂花香味。斯言良是。吾虞山所產之栗。不論軟老生熟。均有木樨香味。每屆中秋節後。遠近人士。來虞山啖栗者頗衆云。

# 東游漫錄（續）

欽壁

十四 「一橋」躑躅

東京最著名的大學有四：一爲官立之帝國大學，在本鄉之赤門。一爲福澤諭吉手創之慶應義塾，在三田。一爲大隈重信手創之早稻田大學，在牛込。又其一則爲從前東京高等商業昇格之商科大學，在距離北京琉璃廠式的神保町不過一站路的「一橋」附近。

「一橋」入吾腦，至少在十二年以前。今日偶然漂泊，浪迹扶桑，所謂「一橋」者，乃實現於吾之眼前。橋畔青松，橋下流水，矚目追思，留光如駛，無限惆悵！

東京高商，在十五年前，即負勝名。當時的名教授，佳作如林：如福田德三之經濟學，佐野善作之貨幣論，下野直太郎之簿記學，長瀨鳳輔的海運學，津村秀松之國民經濟學原論與商業政策，與關一之工業政策等，皆足爲一時的「標準的著作」Standard work該校以隣近「一橋」之故，設立一橋學會。發刊物，闢講座，黃鐘大呂，徐響泠然，與帝大之赤門學會，旗鼓相應。其後因昇格計畫，暫阻於當局，隨之以一橋分子之熱烈的運動，尤爲當時所注意。誠所謂一時之盛也。

十五年後之今日則仍如？校址則因震災之結果，多所殘破，今方從事於新建。靈光獨炳之佐野老學長，今尚健在。而所謂津村關一諸績學，已經多年脫離臯比，「從書齋，到街頭」，爲國家社會服務。惟下野之簿記學，則愈研而愈精。福田之著作力，愈老而愈壯。等身之偉大作品 Monumental works 無論矣。更以餘暇，爲雜誌撰稿。最近對於「唯物史觀之再吟味」一題，在「改造」上，不知登過多少次。與一般後進之少壯學者，對於最新之思想，爭先讀於俄頃，較殿最於錙銖，淺學如吾輩，對之惟有撟舌而瞠目。結果仍是伏波躆鞍，儀態縱橫，沉潛之深，終有非少壯學人所能及者。是僅商大之光歟？是僅「一橋」之光歟？直日東國家之光也！

然而福田猶是，商大猶是，「一橋」猶是，而最初告我關於「一橋」之許多佳話，在十年前，即對我稚弱的心靈，促起無窮之讀書興味的先生，已於二年前作古矣！追懷往迹，能不愴然！

＊　＊　＊

十年的一個夏天，偶然在先生借與我的一本書裏，看見一個名信片，是先生的哥哥，在先生留學「一橋」的時候，寄給先生的。裏邊寫着的是什麼？我不記得。只記得頭一行寫着「休負吾弟鑒」的幾個字。所以我就稱他：休負先生——藉這兩個字，鍜入我幾條追憶的警惕的餘想。

本來不是給先生作傳——郭林宗的神

道碑，當侯諸蔡中郎——我只寫下：因「一橋」而想起的幾個回憶。

先生身格魁梧，氣魄雄厚，作起事來，從早做到晚，不知道累。演起說來，萬斛山泉，滔湧而出，沒有個完。作起文章來，汪洋磅礴，上下古今，沒有個終止。有一天，做事很累了，還要到某會館，看一看堂會。

先生方面神睛——不像學究式的在清癯的面龐上戴着深到一度的近視鏡——最善笑語。和同輩談起來，老是挾着新鮮的趣話。笑起來，另是一種渾高的音響；兩支短而肥，略帶着棕色的手，交叉在背後，隨着好幾年未曾改換的長衫，以致於顯出幾條不甚合乎美術的肥曲線，不佳的顫動。

先生的道德怎麼樣？我只知道他：絕對的不喝酒，絕對的不吃烟，絕對的不打牌，而且絕對的不逛窰子——也許被朋友們拉過，也說不一定，我僅知道他有幾架子書。我僅知道他：一邊做着很忙的事，一邊還要念書，還要作文章，老覺着知識趕不上的孳孳的精神。我僅知道他的不畏難，不恤謗，不怕失敗的作事的勇氣。

先生生前的光陰，大半是消耗在學問和教育上。然而他的氣力，似乎不是這一點所能用得盡的。究竟他還能夠做出什麼事業來？——借句西方話——那只有神知道了！Only God Knows？

人家要問問：你所說的休負先生，還是眞有這個人呢？還是你所懸擬的理想人物呢？那我也不知道。本來世界上活着的，有時死了？而在實實在在已經死了的當中，也有喘着氣，營營的，兩條腿直動撼的。所以要說：如此「人間」，沒有休負先生這個人，那也未嘗不可。

然而二年前這樣的驟然而劇烈的心的打擊，老是殘存而不去。今天又被「一橋」勾起來。我且從心版上，印出幾行淡影。

其一，

大道於今久傾覆　先生猶作中流柱
忽聞霹靂震晴空　天收此柱歸天府

其二，

又如滄海起狂飆　千里驚風捲怒濤
賴有微光照地角　豈意濃霧起天衢

其三，

我聞蜀道羊腸曲　日暮征人行未已
銀輝一角照崎嶇　黑雲湧出來風雨

其四，

日星隱蔽天爲暝　飛沙捲處山爲傾
風雨如晦今猶昔　何處能聞不已聲

今年立春的那一天，下午一點鐘左右，我曾風雪滿天的走了兩千里的長途，經過古長蘆的遺址。不免下車眺望：雉堞繚繞，孤塔插空，流電斷風，雲色蒼冥，更引起我不夠詩儂的五字句：

其一，

洙泗一望收　遺教湧心頭
幽冥今異路　含泪過滄州

其二，

生別方一載　轉瞬玄黃改
望廬咫尺中　招祭關山外

汽笛一聲，追着兩條蜿蜒的，黑色而起白光的長蛇，又把我載到析津去了。

＊　＊　＊　＊

今日偶然漂泊，浪迹扶桑，十年夢想，得見「一橋」。我欲將今日「一橋」的泉聲松影，一一的告訴當年曾經告訴我一橋的故事的休負先生，而先生已不知神遊

何所矣！也許不羈的不息之神，偶然從這橋頭飄忽過。

INSPIRATION

by Dwijendra Nath Goswami

Sweet moon-lit sky,
The Smile Spreads far along:
An aged marble dome
Of sacred beauty afar stands,
Oh! how it steals the piously-white
From blue etherial bands.
The solemn silence breaks;
Coos the kokil from its secret grove,
That your efforts can hardly trace:
The river glides in smooth ripples:
A ghostly calm pervades around,
A mock, 'sit were, upon the maddening crowds ignoble strife"
Upon the cupola sits a mystic figure:
Oh! of unspeakable charm:
What is it? a spectre—Nay, an angel perhaps.
She folds in the half-crept light,
And reads mute on her lap,
The Book Unforetced.

—The Young East—

### 十五 巨人片影

現在我打算寫的巨人，不是什麼維新三傑，也不是什麼革命首功，卻是漫錄第十二偶然道及，意有未盡的楚人項羽。

史載項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當然是一個偉岸的壯士。又載：「東城之戰，大呼馳下，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處處表示出他那威風凜凜的神氣，所以我叫他「巨人」——並不含着什麼英雄思想。

下走患短視，兩支眼合在一起，也不過頂上一隻眼。從一支眼裏頭，所看見的項羽，當然不過是幾段片影——索與也就不窺他全豹。

然則我所窺見幾段項羽的片影，是什麼樣？待我寫在下邊：

項羽與宋義共救趙。至安陽，屯四十六日，宋義不進，飲酒高會。項羽曰：「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敝？……………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

其後廣武之戰，與漢對壘，羽謂劉季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

及垓下兵敗，奔抵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

吾於評論之先，且寫一段插話。日俄海戰之際，東鄉元帥，曾在他的旗艦「三笠」上，揭一標語曰：「帝國興亡，在此一舉。」何其與吾項羽之口吻相似耶？今「三笠」之艦猶存，數月前且舉行盛大之紀念典禮。而此舉日崇拜之東鄉老元帥，且親登該艦焉——閑話休講。

羽本一介武夫，所謂「學書不成」者。然而歲饑民貧，卒食半菽的慘狀，羽能知之，能憐之。飲酒高會，競徇其私的惡弊，羽能知之，能矯之。天下匈匈，徒以吾輩，願自挑戰，無苦吾民——此種自白，此種激情，亦惟羽能之，惟羽發之。其後突圍垓下，馳馬烏江，檥船以待之亭長，慇慇而道，懇懇而談，其欽惜激勵之情，與夫盪漾之天風，浩渺之江流，未嘗不足動項王之遐想。然而項王一笑！——此一笑，笑盡千古「殘民以逞」之凶人，笑盡千古「厲民自養」的惡夫——既痛惜其八千子弟，血染原沙，又不忍令江東健兒，再嘗鋒鏑。——什麼「捲土重來未可知」的殘暴計畫，簡直為項王所不顧——結果則以秋水一橫，斬斷雄心，澆滅熾血，並棄其名馬——騅，愛人——虞，而不顧。在項羽當時，尚談不到何等主義，也說不上奮鬪到底。況且當日起兵，本所以反抗暴秦，救民塗炭。最後仍是不忍人民之水火，不惜以個人之雄心，為之犧牲，可以說是：始終一致以身殉其宗旨者！前乎羽者，旣罕其儔，後乎羽者，復少其迹，「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安能不令人生蒼茫躑躅之感乎？

「貞魂化作原頭草，

不逐東風入漢郊」。

——古人某咏虞美人摘句——

中秋後三日江戶大風雨之朝。

（待續）

# 匪窰日記（續）

可夫



『趙先生，你是明理的人，我們這樣的舉動也是出於不得已，還望原諒！我看先生是能出錢的，應當贊助我們這裏弟兄一吓。至少也得借千來元錢。你瞧，我們這裏弟兄都是肚子實在餓的難受，無路可走，纔來做這個鈎當。你瞧，雖說各處都有「不要錢的房子」（監獄）「不用買的浠粥」（監獄中的食品）然而住過「不要錢的房子，」吃過「不用買的浠粥」的人，是社會所鄙棄的，人人都畏而不敢近的。鄙棄我們到不怕，畏而不敢近，我們却受不了，所以不願毅然去找。「不要錢的房子」住，「不用買的浠粥」吃。要睜着大大兩隻眼睛餓死，又不可能。要找有錢人借款，哀告是無用的，你就用眼淚去給他們洗澡，也借不出錢來，一文錢比一條命還要得緊；可是人究竟是種賤東西，有錢人也逃不出這個例；我們把他們抓到這裏來，給點刑罰他們嘗嘗，便整千整萬的銀元也得送來借給我們。所以這個鈎當也是肚子餓了無路可走中之一條路。你若是能了解我們的，你應當盡你的力量借些錢給我們。』

我怎樣回答？他的希望太大了，至少也要一千元！我的天神！他太把我看得起了，太把教員的價值看高了！是的，鄉間像我這樣穿了鞋子，襪子，長衫，短褂的人，多半是頂上層的階級；然而他豈不知道這鞋子，襪子，長衫，短褂，乃是教書匠對於「禮」的義務，並不足以代表他的財富？他豈未曾注意到我這鞋子，襪子，長衫，短褂的破舊？一千元，真是駭煞人也！

然而我終於以未敢自以為是的話答復他道：

『管事，你的話我能完全了解，我對於你們表示十二分的同情，並且……但是我也要求你能夠了解我，原諒我，你可允許我細講罷？』

『自然可以。』

『你不是把我的價值看得很高嗎？那就錯了。李鎮官學堂的教員，每年薪水是二百二十串，合大洋不過百元錢左右，連收學費三四十元，共合每年收入不過一百三四十元。每年一個人吃五袋米，就去了五十元左右，柴炭菜蔬至少也得三十元，衣服費十元是少不了的；我求這個位置的時候，借了一百元錢來做送與教育局長的禮物，利息要十五元，算起來就用去了一百元多，賸下的二三十元，還要拿去津貼家裏妻室兒女的生活。這半年來，因為某師軍隊駐在敝城，他的營長兼任了教育局長，把教育經費挪去軍用，我半年沒有領得薪水，我家中的妻室兒女看看慢慢地消瘦了，我的衣服鞋襪也都破爛了，你瞧，

現在也正走頭無路。」

「……」管事沒有話說，似乎在想甚麼似的。

「……」趙先生也沒有話說，眼睛注視着管事。

「那麼你也勉强認借一百元罷，你現在就是沒有錢，可以向你的朋友借去。」管事說。

「是。」我沒有思索地答應他。

兩個弟兄領着我們三人出了那間昏暗的屋子；但並不領我們回到原屋子，却到了一間更小的屋子，地上也是有稻草。這個屋子雖比先前那間更小，可是住我們三個人頗覺寬敞。

經綠眼老四一番介紹，我們已經大家認識，也就談起話來了。

晚上楊洪發和何掌櫃都請我替他們寫信，籌欵來贖人。我自己却沒有寫信。

二十九日，

昨晚又是睡覺不着。一百元錢不知怎麼覺糊裏糊塗答應了，去那裏找這一百元錢？管事說找朋友處借，是的，我有幾個朋友；可是他們也都是敎員，也都沒領着薪水，也都是窮光蛋，他們有錢借給我麼？是的，我還有親戚而且有錢的親戚也不是沒有；可是我家裏沒有東西可以抵押，親戚們也是沒有膽量借錢給我的。家裏呢，値錢的東西都或賣或當了，實在沒有法子想。詹二的哀求，王團正的血淋淋在腦子裏環繞着，怎麼能睡得着覺？

今天起來寫了五封信給五個朋友，我的生命就繫在這五個朋友的身上了。

三十日

今天弟兄們說是過年，這證明我這日記的日期不錯。弟兄們整日沒有動靜，晚上聽着他們歡呼叫囂，甚是熱鬧。

今年到這個不知何所的地方來過年，到也覺得很別致；但不知家裏怎樣……

口口年正月初一日，

今年的年頭又記憶不起了，只好留待將來補寫。

今天上午下午弟兄們都沒動靜，晚上又是歡呼叫囂，極其熱鬧。

下午有一個弟兄進我們屋裏來和我們談天。起初談他營裏(匪窟)的情形，後來談起他入營的歷史。從他談話的語氣聲調中，知道他心裏充滿着悲哀，胸中全藏着忿懣。下面便是他談的話：

「這幾年，他媽的丘八爺一鬧，甚麼東西都貴了起來，家裏種了陳六老爺的田六十畝。陳六老爺你們是知道的，有一萬多畝地的陳六老爺。前年因爲旱災，田租沒有付足，陳六老爺的管家一位姓王的就另外把這六十畝田租給了別人。我的父親後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纔租得姓敬的二十畝地來種。我家裏有五口人，你想種二十畝地如何能夠供給？所以把種田的資本一天一天的用去了。去年冬月，該是前年冬月了，楊師長駐紮在縣裏，要我們縣裏出六十萬元的煙捐，準種鴉片煙。聽說縣裏紳學會議，決定不種鴉片煙，也不出烟捐，派了代表去見楊師長，楊師長說，「煙捐是必要收的，一文也不能少；煙是必要種的，你們不種，讓我們出貴價去買來抽嗎？」所以鴉片烟還是得種。到冬月快完的時候，我們看見有兵拿着竹桿子來量我們的地，我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父親急忙上鎮去打聽，聽說是抽烟捐的事。照他們定的法子，每種一窩鴉片烟抽捐

一枚。因爲計窩數太麻煩，所以用竹桿來量，量了過後，估計可種若干窩烟，便抽若干烟捐，法子很是省事。到了臘月初，鎮上的人領了兩個兵來到我家裏，說我家種的地可種二千五百窩烟，應出捐款十二元。父親說，烟還沒有種，沒有錢付捐款；家裏實在是也沒有一元錢。兩個兵就像貓捉老鼠似的把父親抓往鎮上去了。待天已黃昏，父親老不見回家，母親叫我上鎮去瞧，我到鎮上去問，說是我的父親承認回家取欵，早已回家了，他們還等候着拿款哩，叫我回家促父親快送款去，我回家來仍沒見沒父親，臨舍探問也都說沒有看見。

『次日早上，母親和我和兩個妹妹分頭尋找，到中飯時候我和兩個妹妹回家，都沒找着父親，母親也不見回家來。下午我又出門尋找，仍舊影子都沒瞧着。晚上有個隣舍的弟弟來到我家，說我的母親已在高莊土塘裏淹死了。這不但把妹妹們駭哭了，我也呆了。後來我偕着臨舍的弟弟和他的父親燃了火炬一塊兒到高莊土塘。夜色太黑，瞧不着母親的尸體，費了約莫一點鐘，隣舍的弟弟纔指着水裏一個黑東西叫道，「那兒是麼？」我隨着他手指處瞧去，使我吃了一大驚，那不是我父親的頭麼。隣舍的弟弟也吃驚似的叫道，下午我瞧着是金大媽的頭，怎麼會是金大爹的？』我不由自主的跳入塘裏。可恨塘邊太淺，被他們救了起來，把我拖回他家裏。次日隣舍們才把我的父親母親埋了。

『從此以後，每晚上在家裏老聽見父親母親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妹妹們又怕；我也坐臥不安。

『後來我纔打定主意，把妹妹們送到我的外婆家裏，把房屋鎖了起來，一直就跑到這裏來。營裏有幾位弟兄都是相熟的人，他們給管事講了我來投營的話，管事就收我入營。他媽的楊師長總有天要落到我洋金老九手上，我要把他身上的肉一刀一刀的割下，還不要殺死他。』

他談完了他的歷史，聽的人都感動了。

初二日

今晨被鎗聲驚醒，醒來聽見人聲嘈雜，弟兄們有些驚慌，守門的弟兄們也不見了。

『水漲了，搖樁，搖樁！』

『弟兄們趕快！』

弟兄們都跑出營外去了。鎗聲很緊，我們都伏在地上不動。一會兒兩個灰色軍服的人舉着鎗進我們屋子裏來。

『繳械來！』

『我們是……』何掌櫃顫抖地答着。

『我是李鎮官學堂的教員。』

『匪！』

「我們是匪綁來的票。」

他們看着我們沒有槍械，也不像匪的模樣，似乎相信我們是票了。

『匪些呢？』

『早已跑了，你們是誰？』

『民團。』



# 中國人對於電影藝術的觀念的錯誤

## ——國產影片失敗之原因——

蓬心

目前中國電影界走入了歧途，是大多數人所公認的。考察其所以走入歧途的原因，是非常的複雜，演員的不忠實和投機份子的罪惡：：等等，我在本報前幾期裏曾經說過一點。但那些原因，不過是一時的壞現象，還不能算做中國電影界失敗的根本原因，那末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據我的片面的觀察，我認為：中國電影界走入歧途的根本上的原因，是由於中國人對於電影藝術的觀念的錯誤。

如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中國人對於電影藝術的觀念，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消極性的態度；一種是侮蔑心理的表現；一種是功利主義化。現在我把它分析開來討論一下。

第一種，消極性的態度。說起來這是我們貴國人的特性，更是不幸得很，中國人具有這種特性的，還是一個大多數！這一種人對於所有的公共的和或團體的事情，都認為是不關痛癢的，一個很有意義的公共事宜，他認為和他沒有什麼關係，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一概是不聞不問，置之不理，這一種人，對於電影事業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他的腦海裏（如果他是有腦筋的話），先很堅牢的有了一個「無所謂」的觀念，那末他對於這件事情當然是不去過問了。這般人對於電影的觀念，是「無所謂」的，他們沒有鑑賞的興趣，對於電影事業的發展上，也沒有督促的責任。換句話說，這些人的生活，根本就是無意識的，不是人類的創造的生活，他一生只抱了個「酒足飯飽凍不着」的主義，除此以外，他全不過問了，什麼事情，只要是團體的，對於他們都沒有希望，電影界又焉能希望得一點意料以外恩惠呢！

第二種，侮蔑心理的表現——說起來這是一樁不幸的事情。在我們這禮義之邦的紳士們（gentlemen）對於一切的藝術，全有這一種侮蔑心理的表現。電影既然是一種藝術，當然逃不出這一個不幸的魔境！

我們考察考察中國的文化史，有一種奇怪的現象，使我們心裏又是驚奇，又是懊喪。在我們中國的文化史裏，藝術這種東西，就沒有占到一個獨立的地位，至於什麼高尚的和優越一類的希望更是談不到了。

自古以來的雕刻家，繪畫家等，在社會上就沒有他們的相當的位置。或者用紳士們的口吻來說，那全是「下等人」的工作。就拿文藝一項來講，也是遭了同樣的不

幸。嚴格的說起來，中國人（尤其是自稱紳士的）對於文藝沒有眞確的觀念，在他們以爲文藝的本身，是沒有什麼價值，文藝的價值是「官題」的副產物；文，所以致仕，能文而不致仕，就是說只能爲文而不得個大官做，這「文」就沒用了！舉個例子來說。唐朝的大詩人白居易，杜甫在當時社會上地位怎樣？他們的地位和威嚴，恐怕連小小的貪官污吏還不如吧！這一種錯誤的觀念，遺傳到現在，依舊有很大的勢力存在，我們看一看中國的藝術界，不是落伍了嗎？這落伍的原因，固然是由於從事藝術的人們不忠實，但如果一般人對於藝術的觀念是正確的，對於那些不忠於藝術的流氓，有相當的鞭策和督促，也不至於鬧到這步田地吧。

歸到本題來，我們看請現在這一部分人對於電影藝術是怎樣的一種態度呢？在根本上他們認爲電影事業是一種不正當的營業，電影女演員在他們心目中，好像是和賣身的妓女一樣，他們不但不獎勵，反加以極大的侮蔑。因爲大多數人對於電影有這一種觀念，所以抱着十二分熱心想從事電影藝術的人們，都換了一種懷疑的態度裹足不前了。更因爲眞正想對於電影作些貢獻的人們的消極，眞正的藝術界的流氓更多了活動的機會，恣意的胡鬧，不幸得很；這些事實更予紳士們以口實，這樣的惡因成惡果，循環不已，愈趨愈下，把個電影界鬧得越法不可收拾了！

所以我們說這種人對於電影完全是抱着侮蔑的心理和破壞的態度，在這一般羣衆裏，想要電影往上發展，未免是一種奢望吧！

**第三種，功利主義化**——前面所說的兩種，第一種是消極的，無所謂的。第二種是侮蔑的破壞的。現在要說到第三種了。我們相信這一般人對於電影是提倡，並不是反對的；但是他們對於電影的論調，又過於功利主義化。他們沒有認清電影藝術的眞價值，沒有認清電影藝術的眞使命。這一般人的論調，說是電影是一種社會敎育，電影院好像是學校，從事電影事業的人應當抱一種莊重的態度，因爲他負着敎育家的使命。

不錯，我們承認電影是負有社會敎育的使命，但是要拿辦電影當辦敎育那樣作去，結果恐怕還是照樣的失敗，電影界更沒有發展的希望了！

我們要知道電影是一種藝術。一種藝術對於人生的映射和感化，另有一種特別的力量，和敎育有絕對不同的地處。拿出敎育原理來套在藝術的創造上，如何能造成好的結果呢。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有種糖是甘蔗的汁子作成的，因爲甘蔗的汁子裏含着糖的成分。但是吃着糖是一種味道，吃甘蔗又是一種味道；雖然全是甜的，但味道却是不同，絕對不能當着一種東西消受，敎育和電影藝術也是這樣的，敎育是敎育，電影是電影，雖然同是負着敎育的使命，但要拿出辦敎育的面目來從事電影，我相信電影藝術一定要走入歧途了，一定要失敗了，因爲是失掉了電影的眞意義！

這種人因爲把藝術誤解了，硬要拿來叫它功利主義化，結果兩方面全歸於失敗，這並不是意外事啊！

最後一句，我認爲中國的電影事業想要進步和發展，非得把那三種錯誤的觀念打破它不可，這只在乎電影藝術的忠實的信徒的共同努力了。

# 時人彙誌

## 吳晉

字少祜○江蘇常州人○年三十八歲○南京陸軍小學畢業○官費赴法國學習陸軍○先入陸軍預備學校兩年○後入砲兵營入伍○見習一年○復進砲工專門學校畢業○適歐洲大戰○入法軍○充教練○嗣充中國觀戰軍事委員團副官○巴黎和平會議中國代表團秘書○後充國際聯盟陸軍航空專門委員○奉天總司令部諮議顧問等職○安國軍成立任總部外交處處長本年七月任命外交次長○

# 中華滙業銀行

資本　銀元五百萬元　金圓五百萬圓

公積及前期滾存　金圓三百貳十萬八千餘圓

本銀行奉財政農商兩部註册有發行鈔票之權專營國內外滙兌辦理各種存放跟單押滙買賣生金生銀以及銀行一切業務所有通滙地點開列如下

國內　上海　天津　漢口　青島　福州　廈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長春　奉天　大連　哈爾濱　安東縣　以及內地各城鎮

國外　東京　橫濱　大阪　神戶　兵庫　京都　長崎　名古屋　門司　函館　小樽　福岡　廣島　台北　朝鮮京城　元山　仁川　釜山　倫敦　紐約　新加坡　孟買　舊金山　並歐洲澳洲各大埠

總行　北京戶部街

分行　北京戶部街
上海福州路
天津大沽路

總行電話
總理室及秘書課　東局四五九號
專務理事室及業務課　東局二九六九號
計算課文書課　東局二九六七號
總經理室　東局二二七四號　三九六九號

京行電話
營業科　東局二二七八號
出納科　東局二五七四號
文書科　東局三三〇八號

總理　章仲和

專務理事　小林和介